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不可以長處樂。

對境試仁

約樂皆障

久因為非
姦邪滋生

自警省察

長富驕佚
藐物自是

交游之判

境遷心定
窮不改志

須臾離仁

觀守其心
少不堪憂

即為不仁

隨遇而安

明仁勸修

天賦仁厚

離相修善
無爭無求

斗粟一文

纖惡不容
純淨純善

種福無量

學仁階梯

畏果修因

(淺)

教起智顯
積善餘慶

本慶本殃

行仁利人
未蹴安仁

久自能入

：知者利仁。

(深)

註：

聖贊周易

初明因果

積善積惡
餘慶餘殃

知果畏因
為君子謀
趨吉避凶
命實我造
福自己求

亟道輪迴

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

知鬼神狀

後稱陰陽

明德不彰
罔念作狂

妄受輪轉

修德事顯
朝乾夕惕

修德功極

戰兢克念
了生脫死

易理互參

必倡因果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諸惡莫作

切明輪迴

克己復禮
明德親民

止於至善

大同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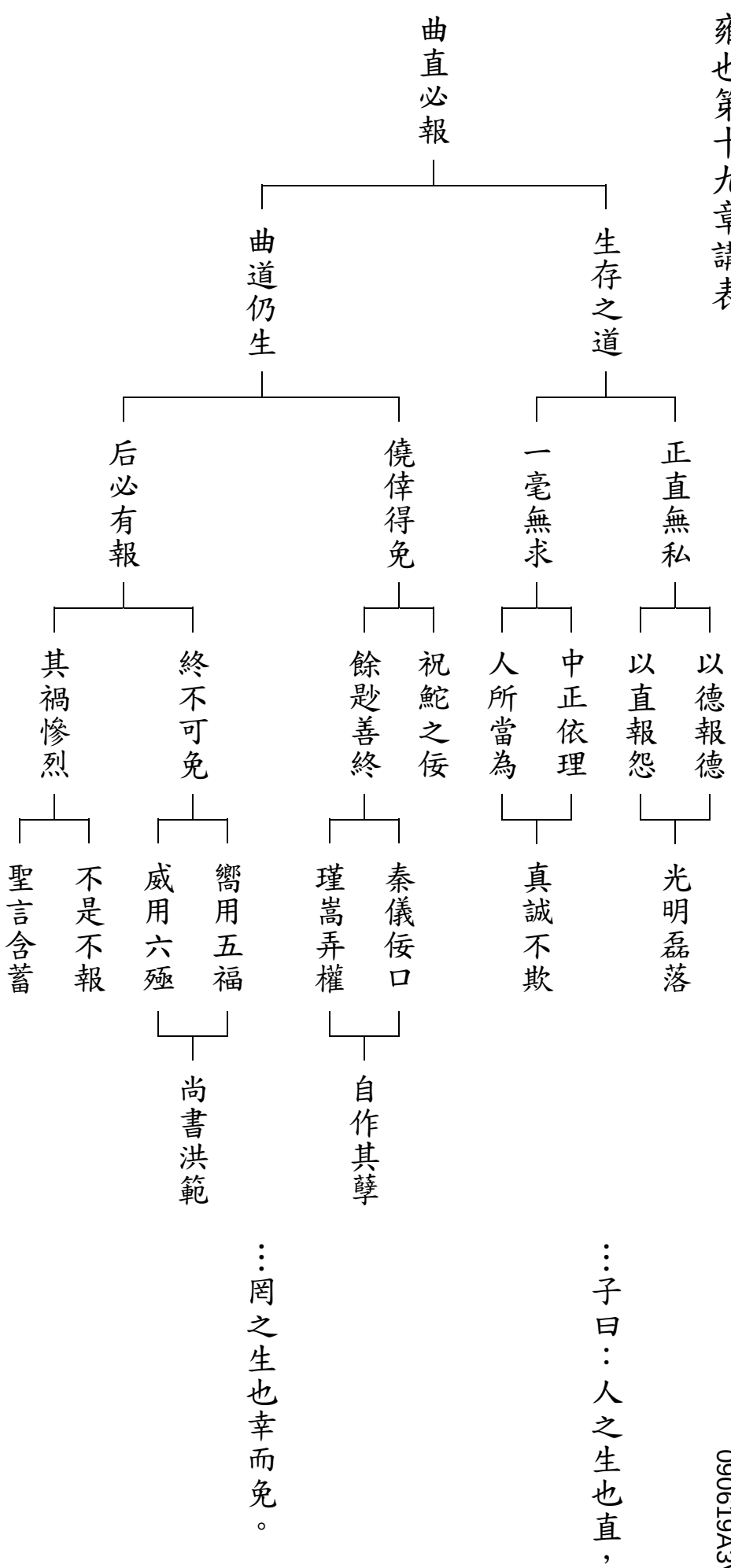
力挽狂瀾

后儒妄廢
伏亂禍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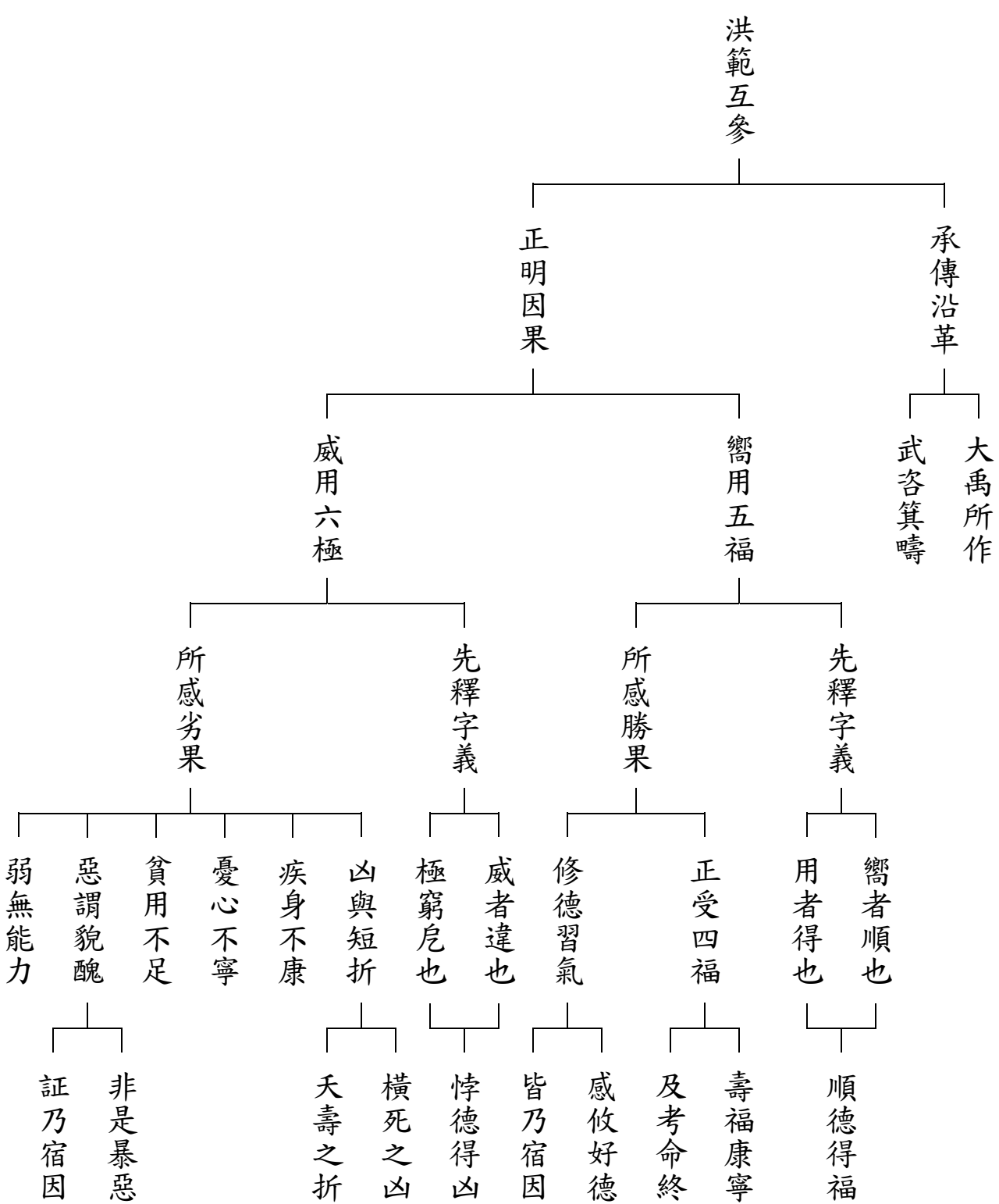
廢孝免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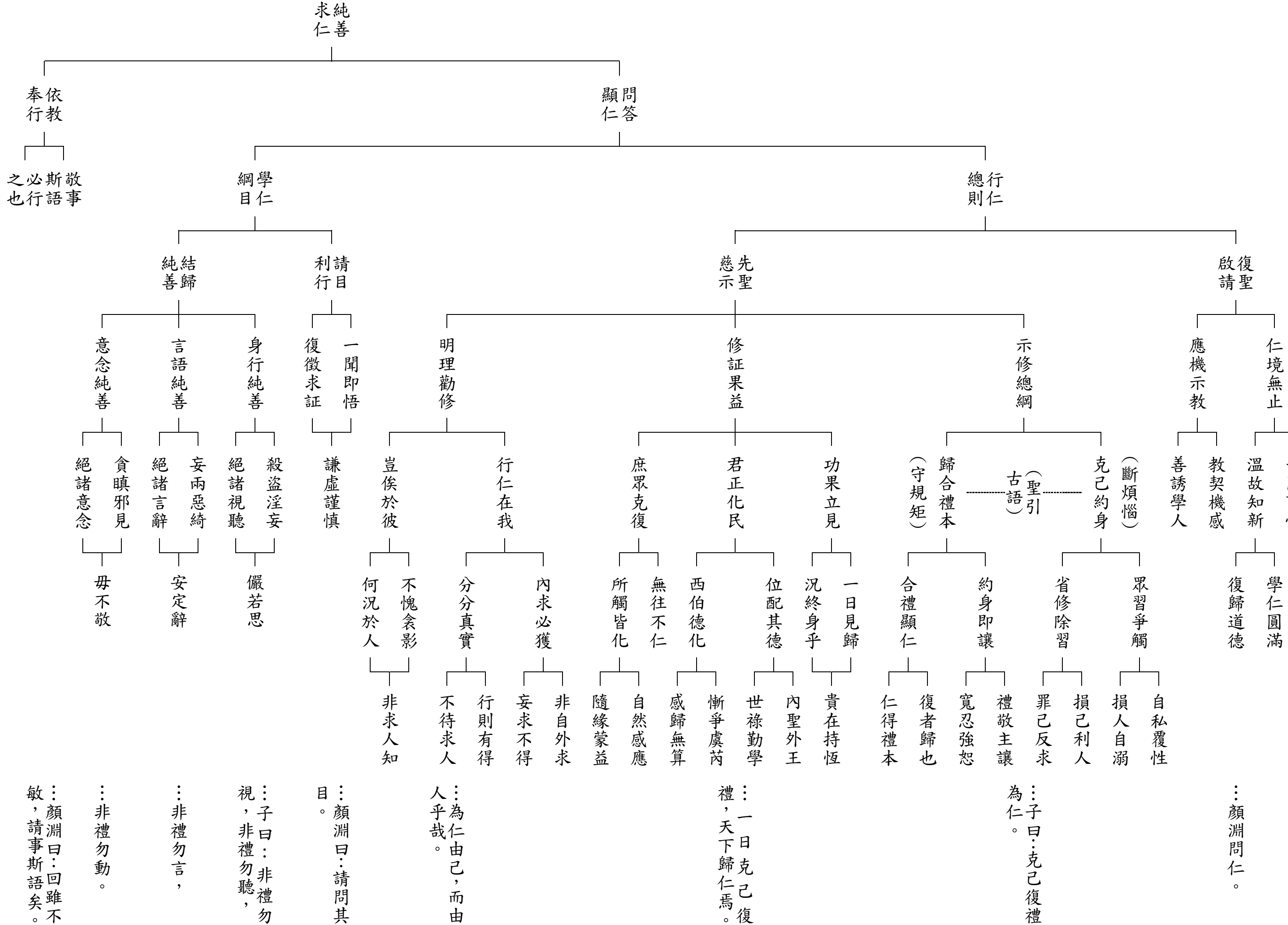
生淪畜獄

輔翼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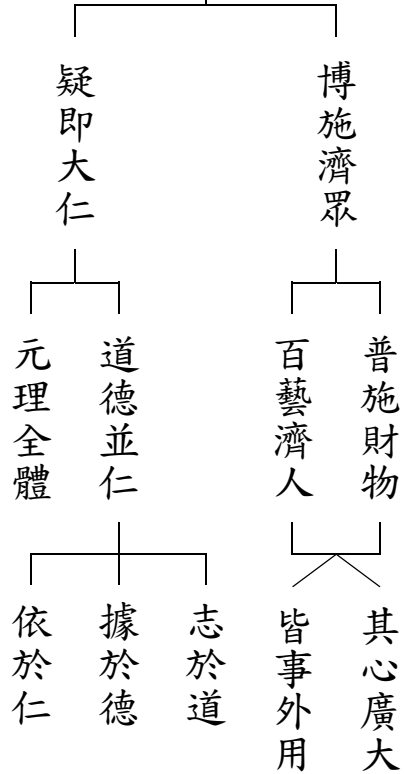
註：《尚書洪範》（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命終。（威用）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為善必昌，為善不昌，其祖先必有餘殃，殃盡必昌；為惡必殃，為惡不殃，其祖先必有餘昌，昌盡必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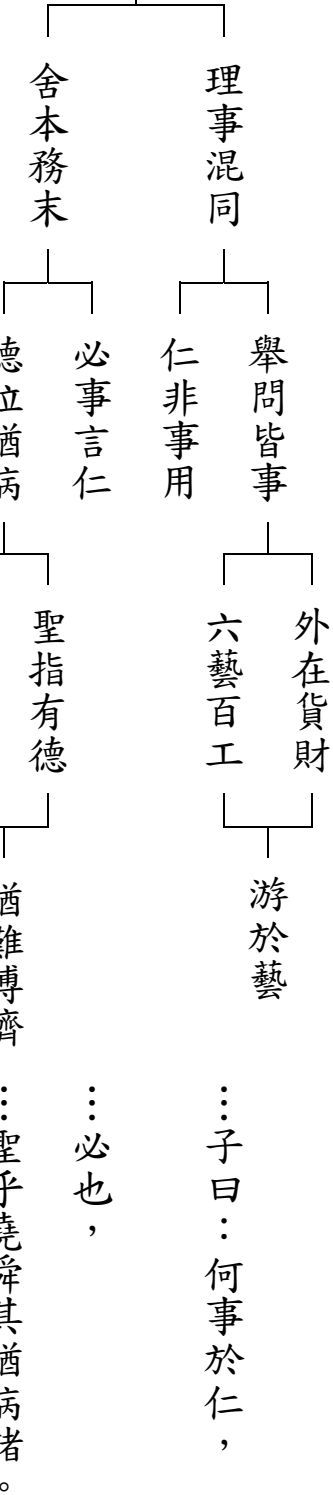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何如。可謂仁乎。



明理達用
自近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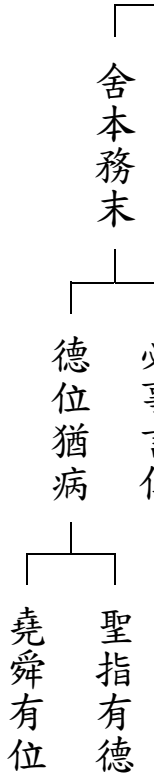
先釋其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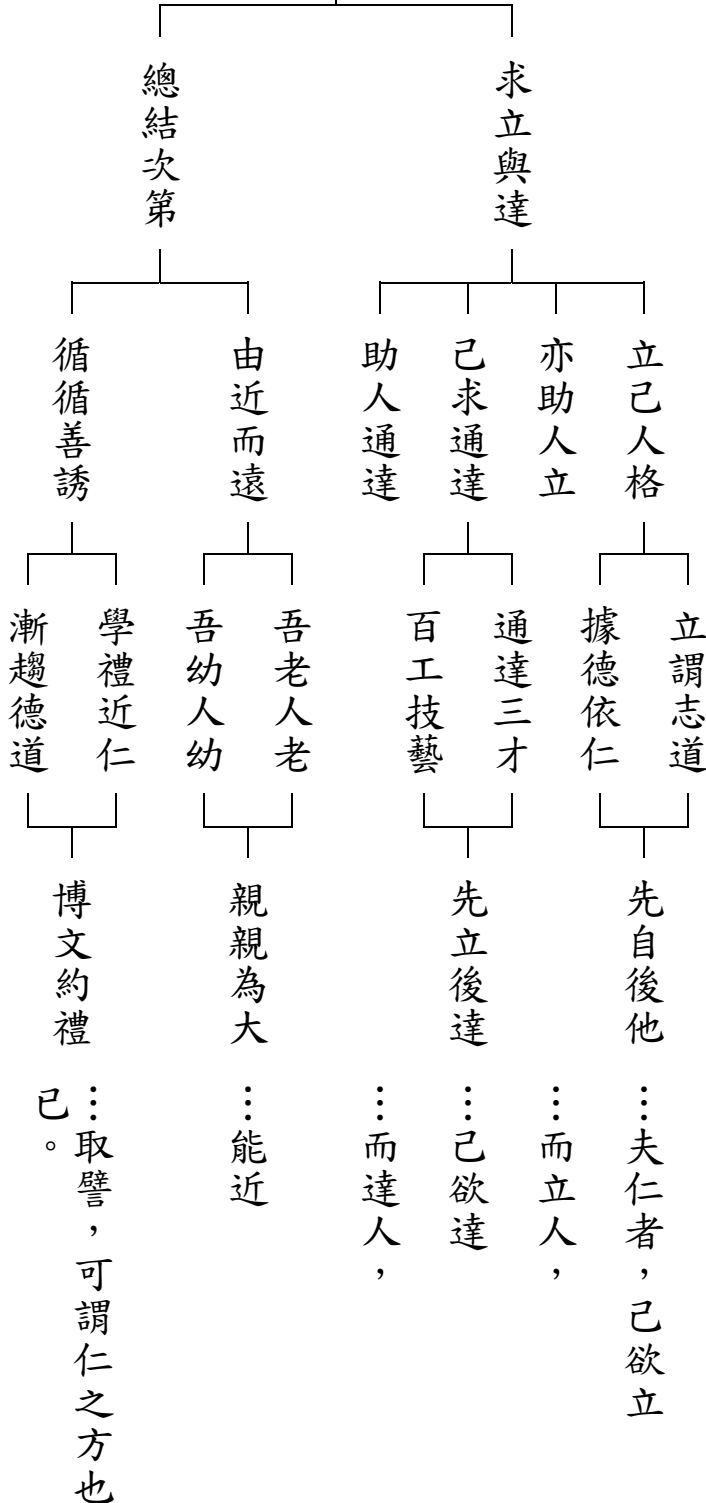
：子曰：何事於仁，

：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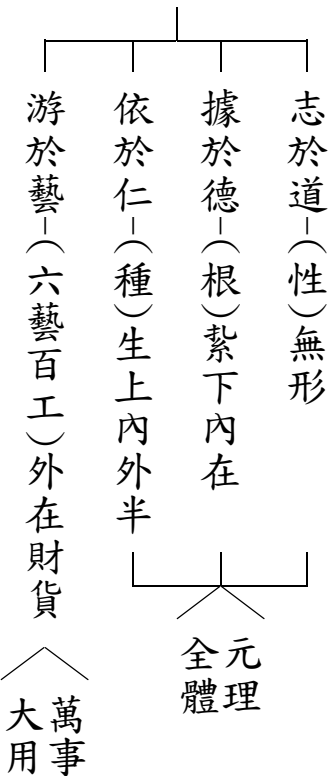


結示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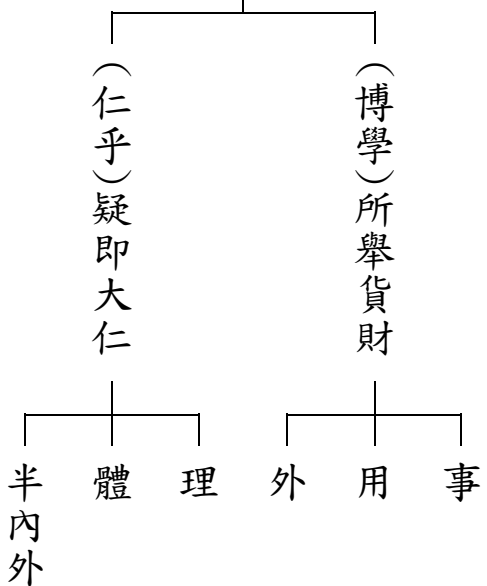


註：雪公講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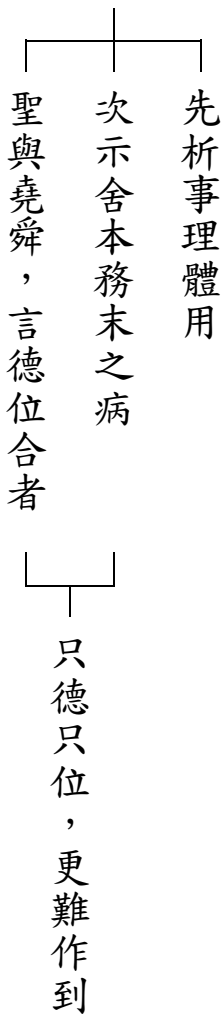
(一) 先舉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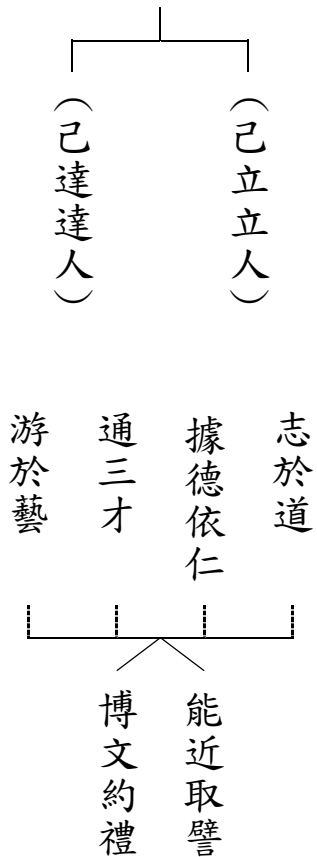
(二) 子貢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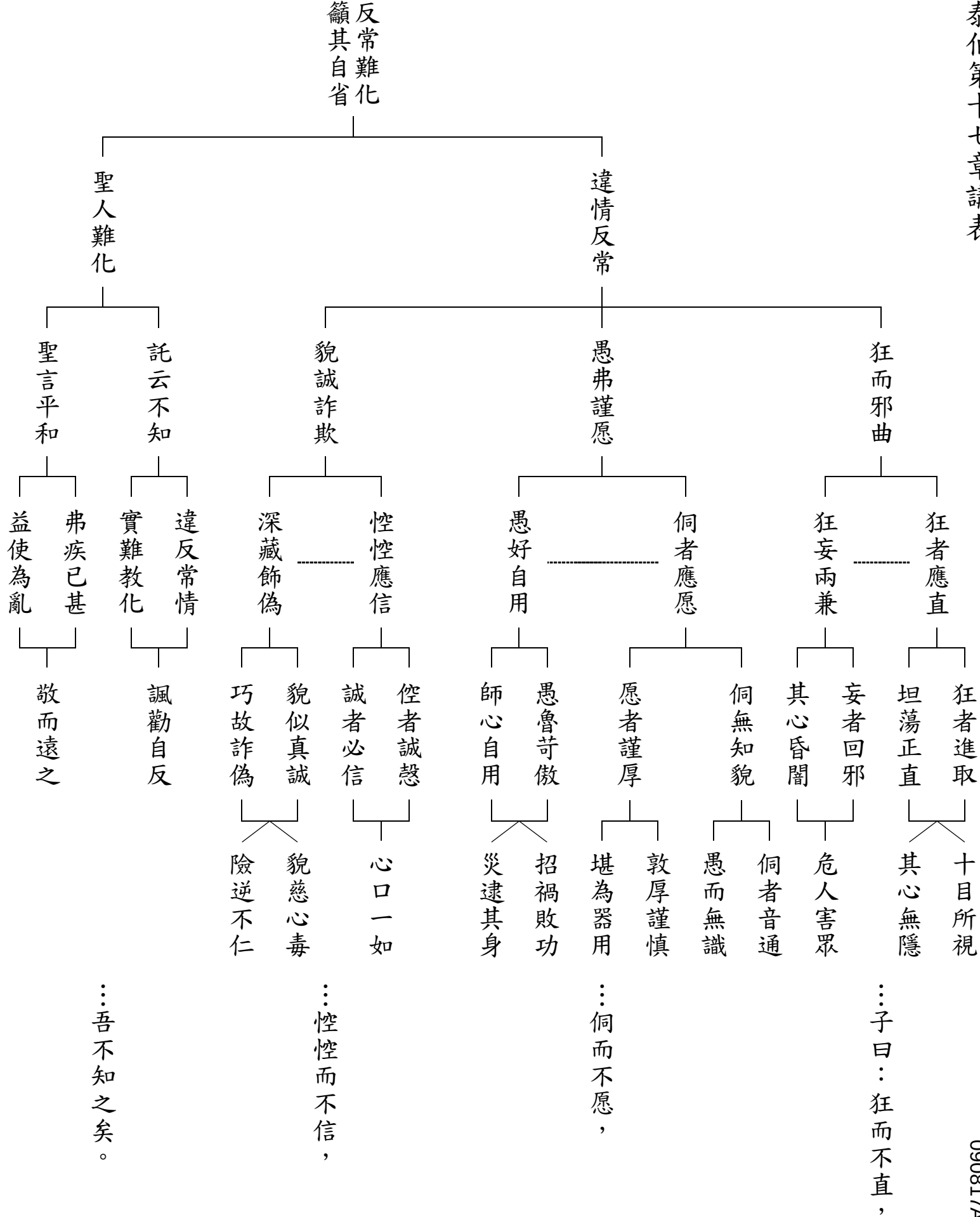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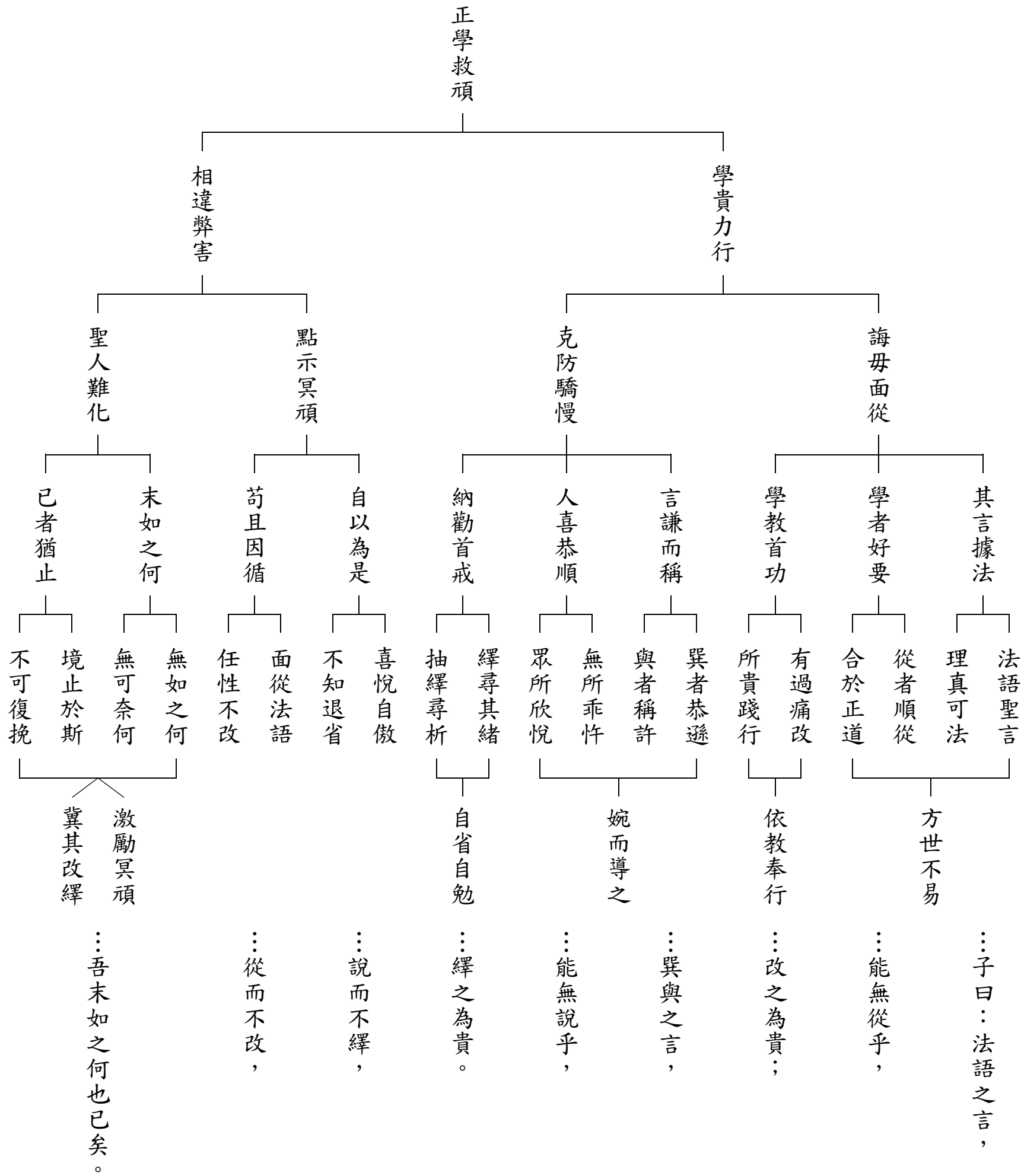
(三) 孔子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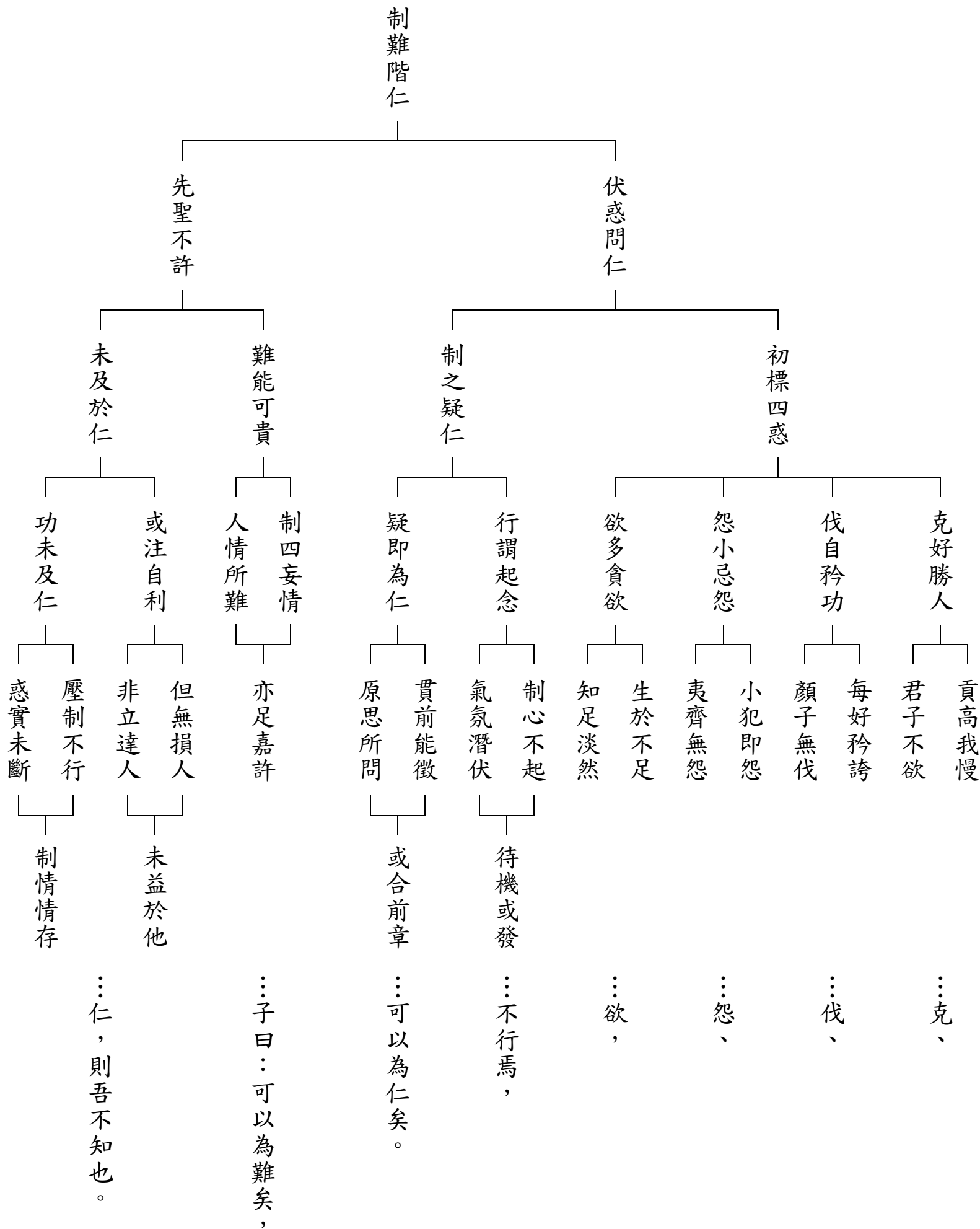


(四) 結示之學方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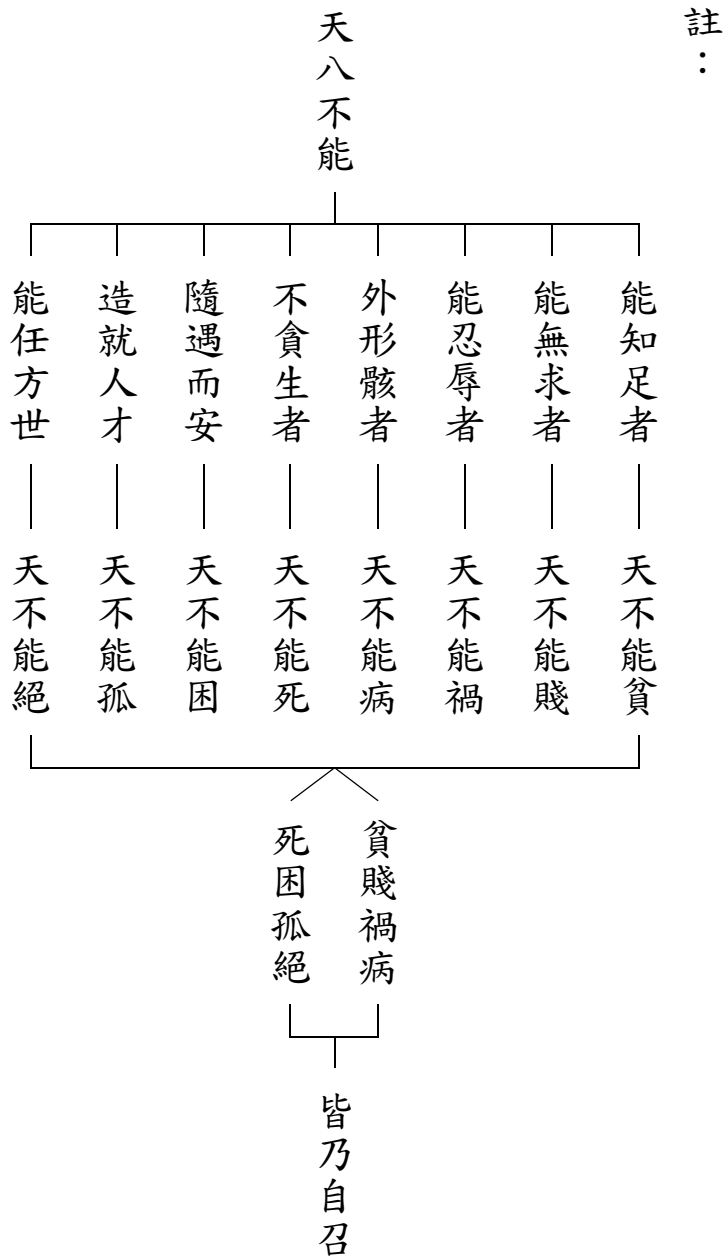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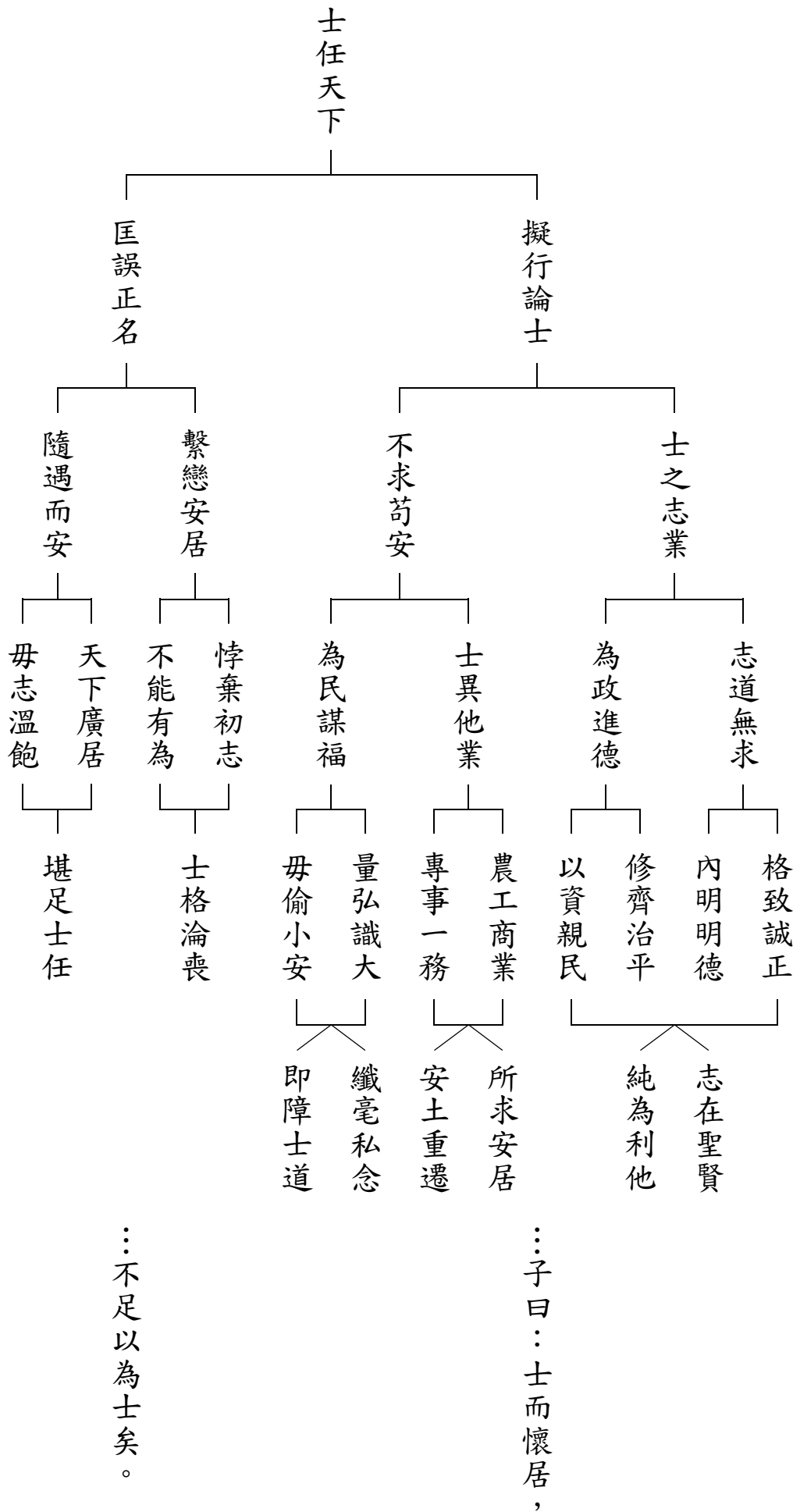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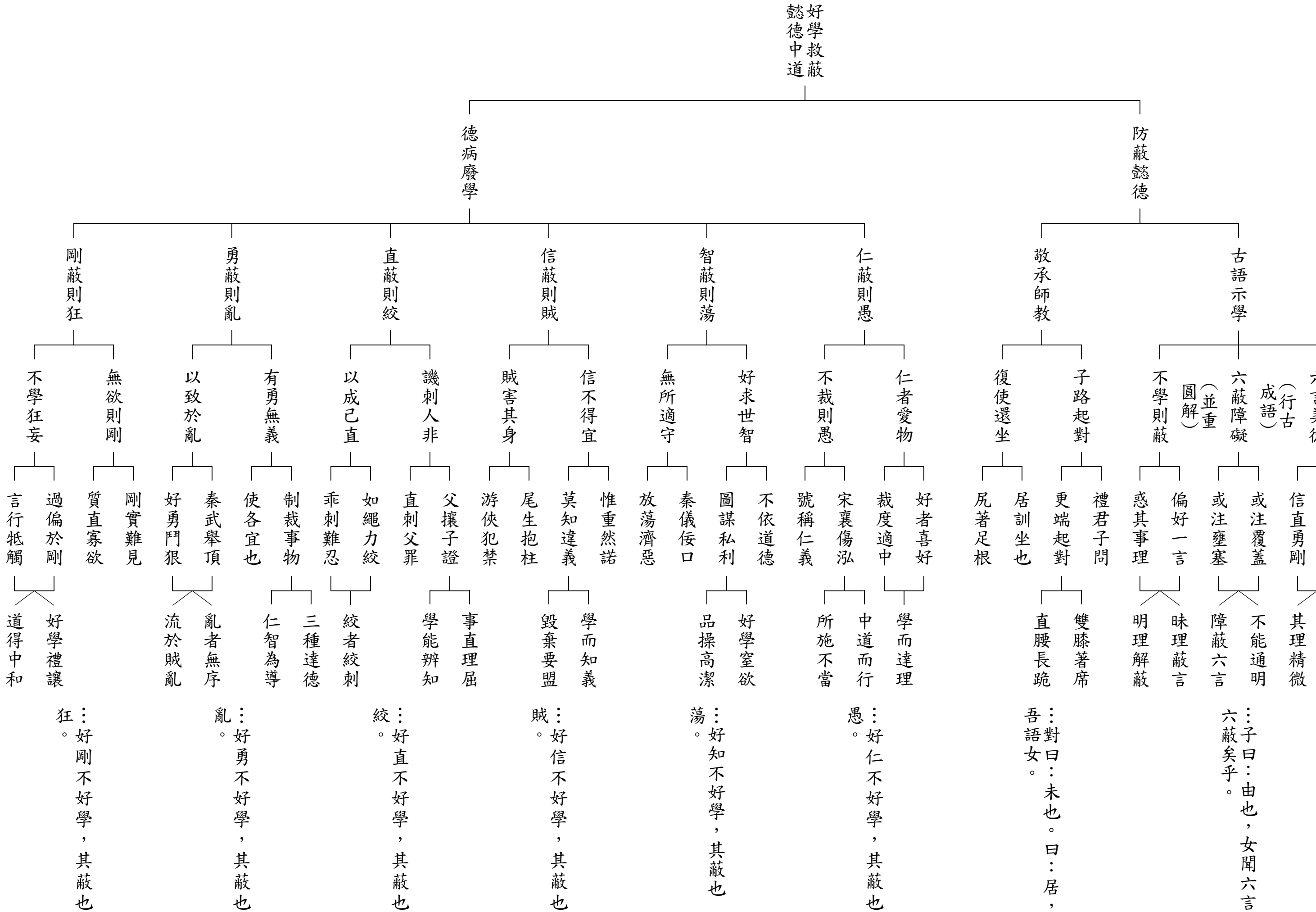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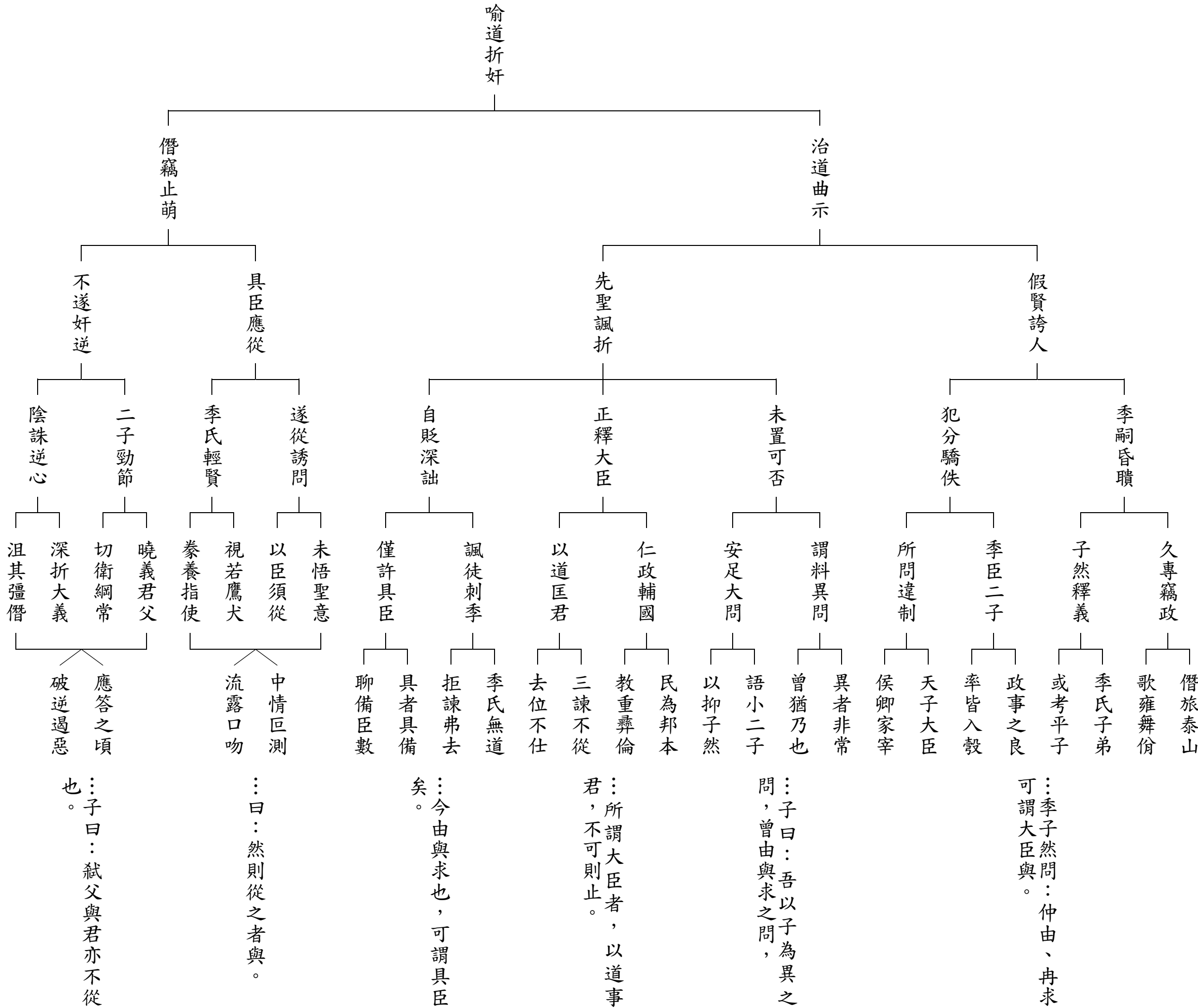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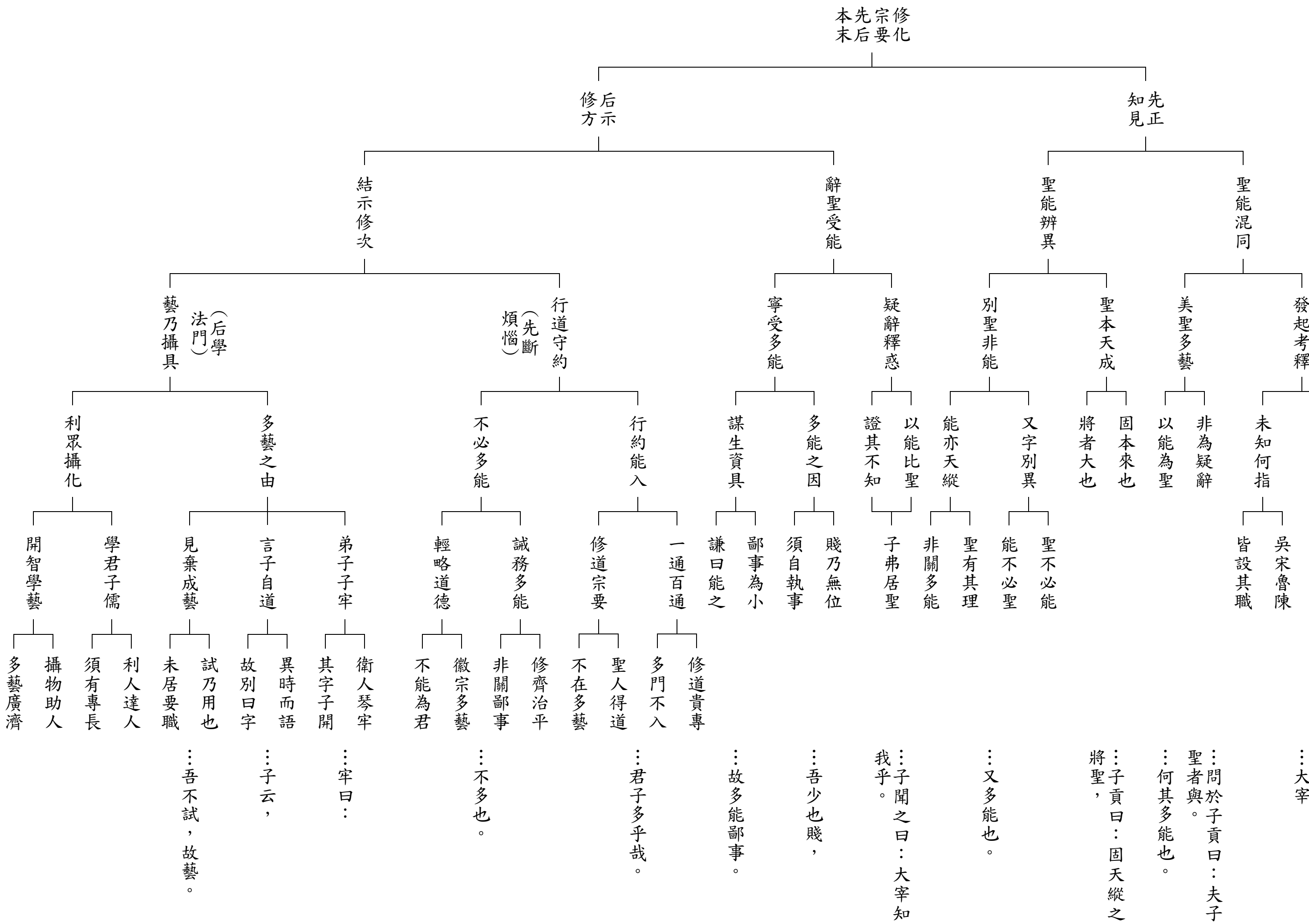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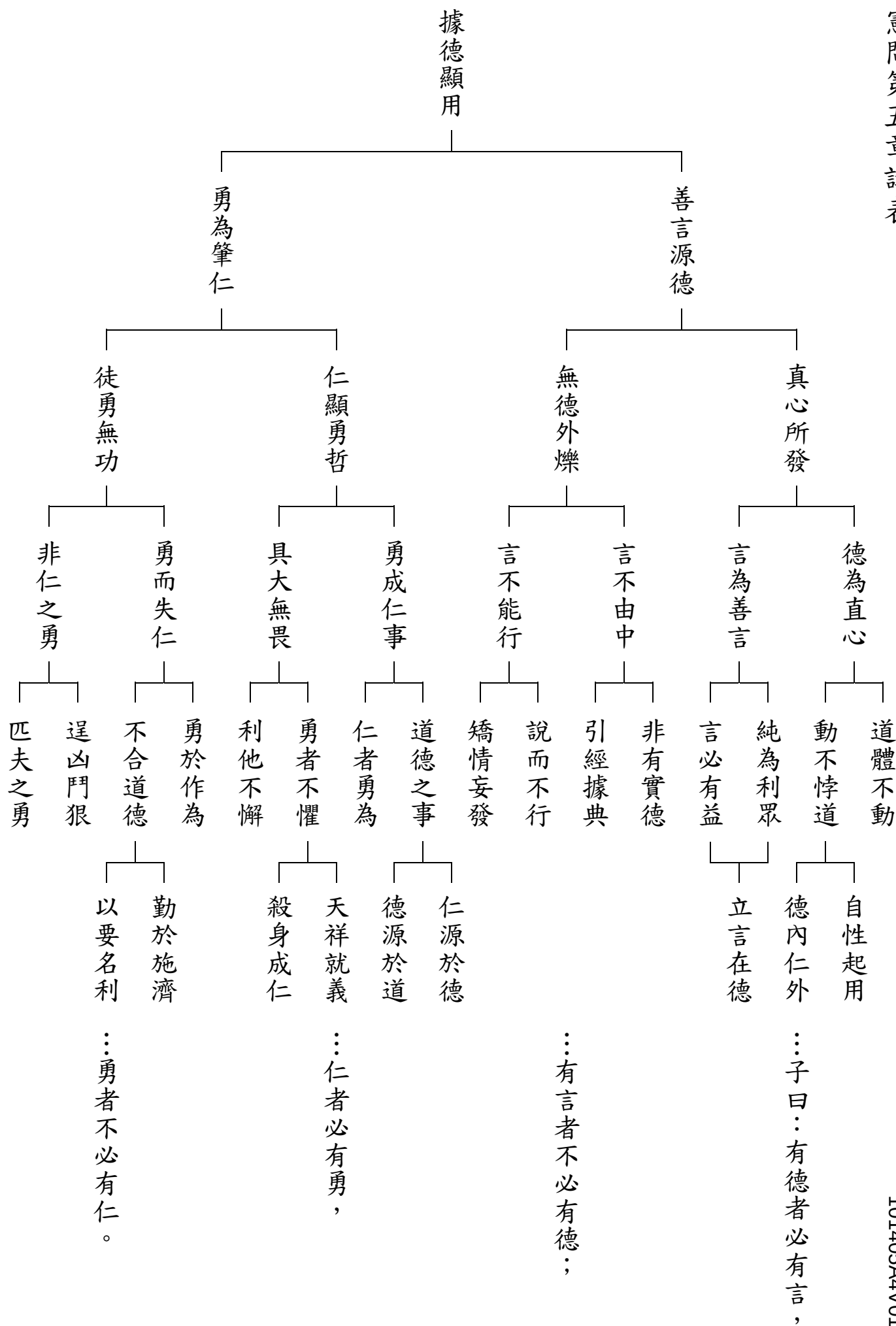
註一：《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
註二：《焦氏筆乘》：「語云，能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所謂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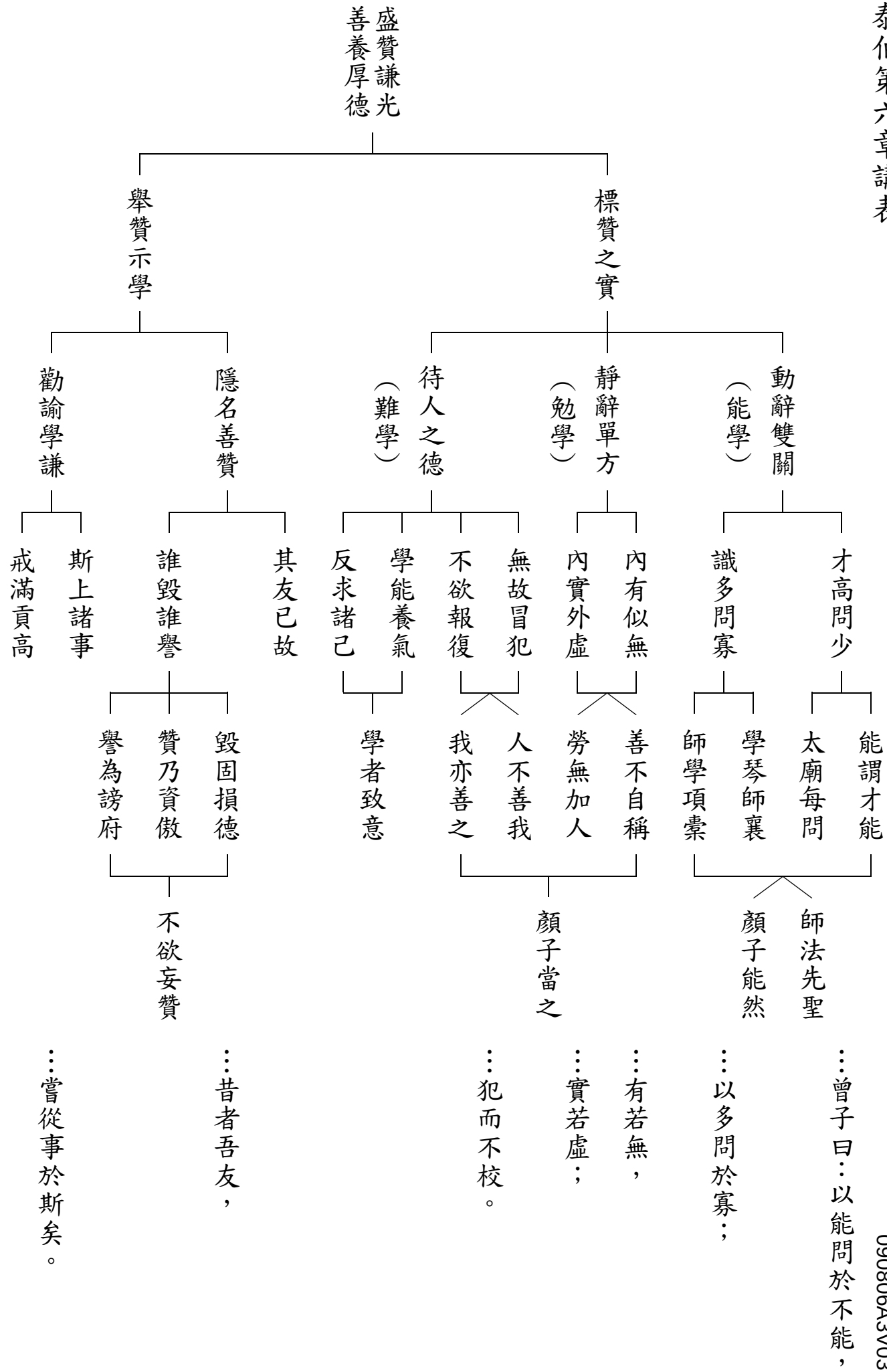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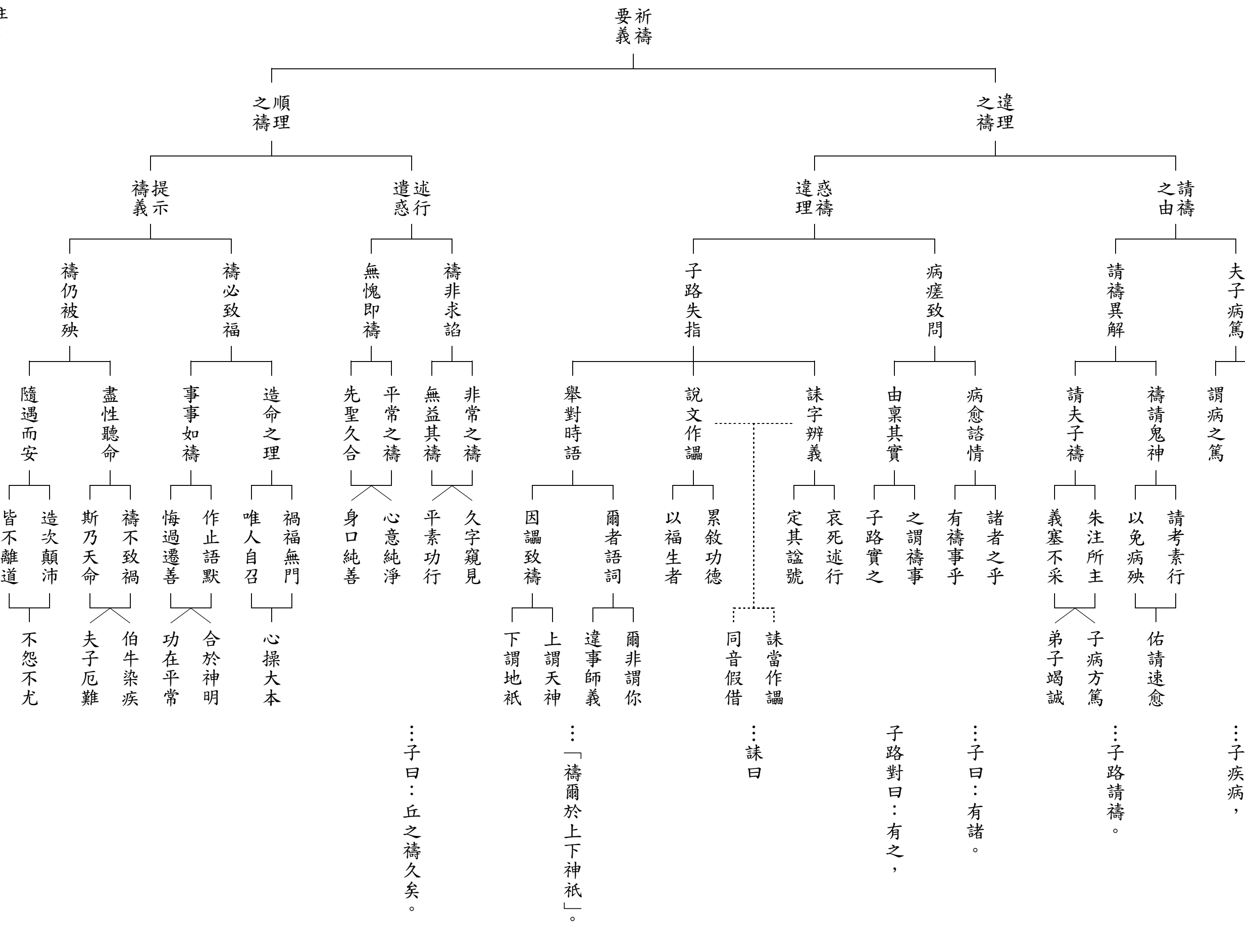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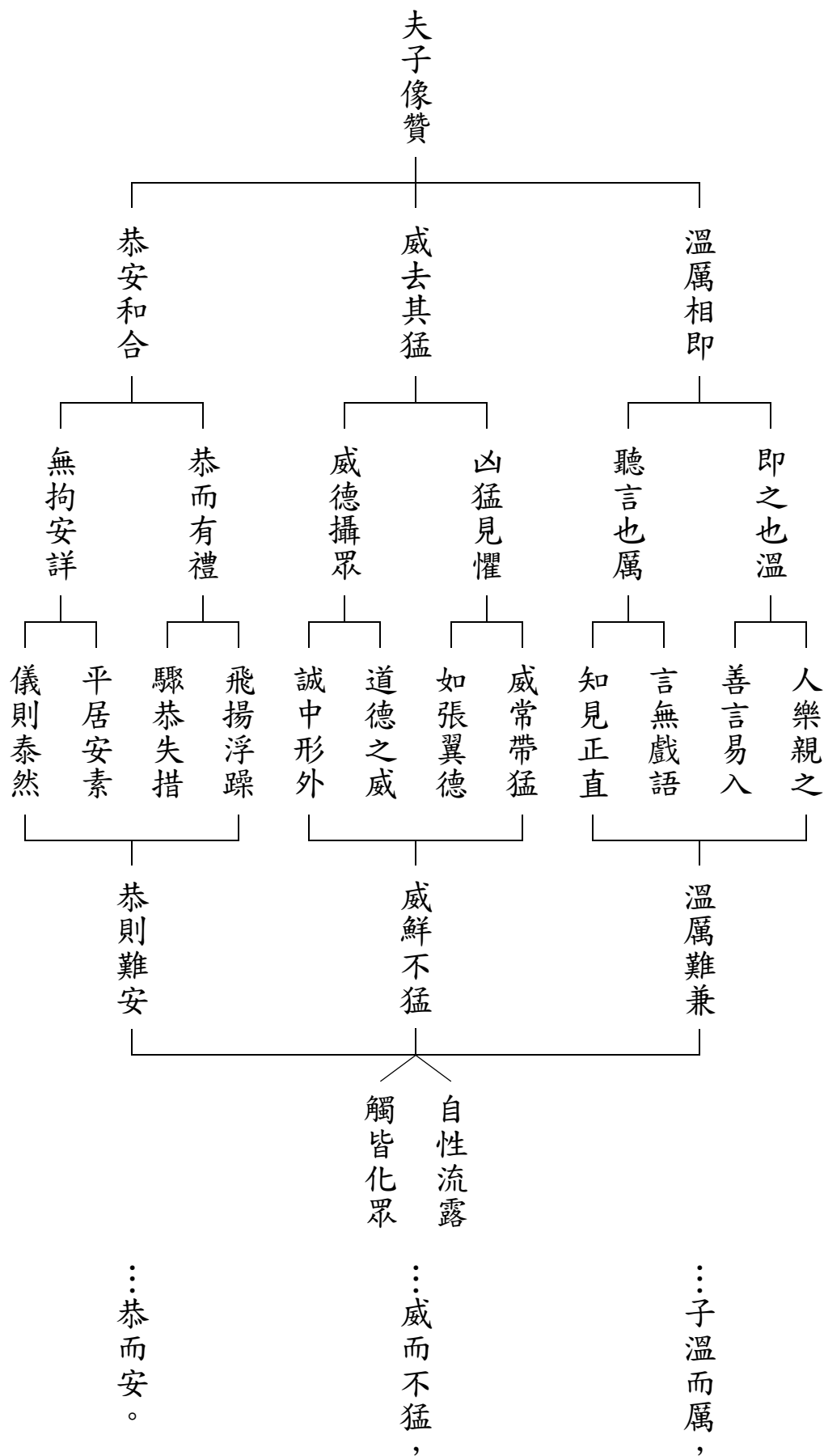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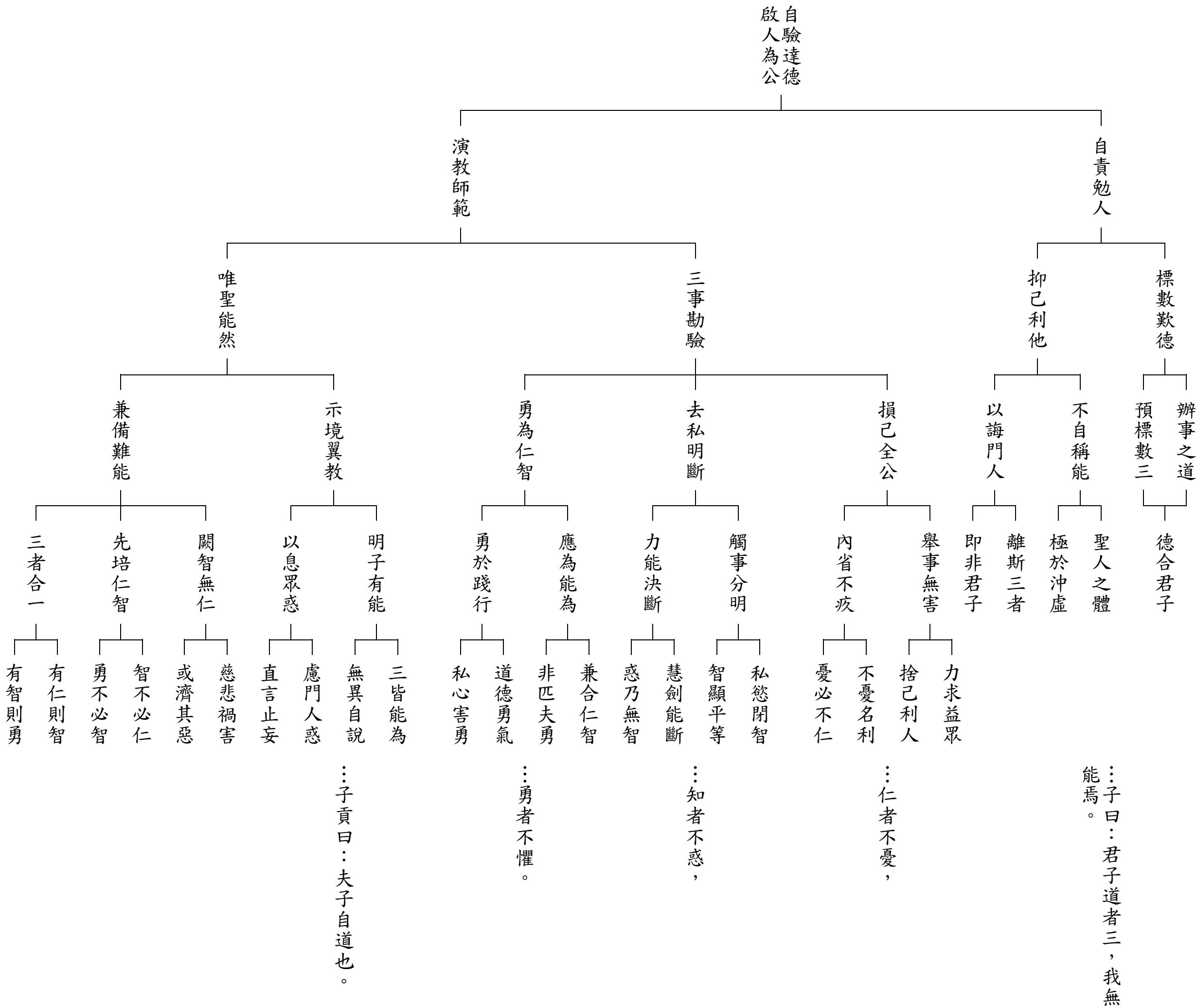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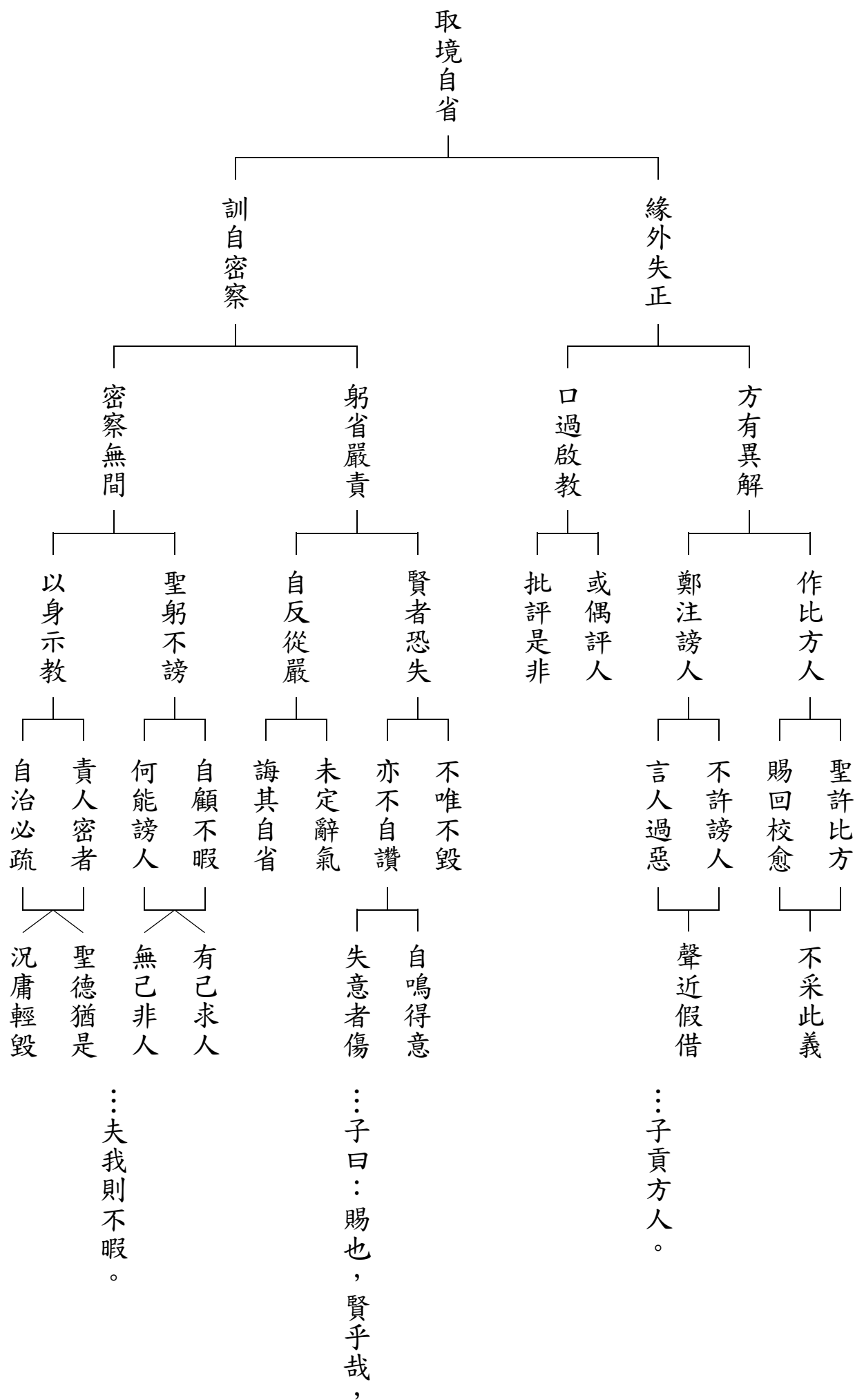
註：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虛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舊唐書》卷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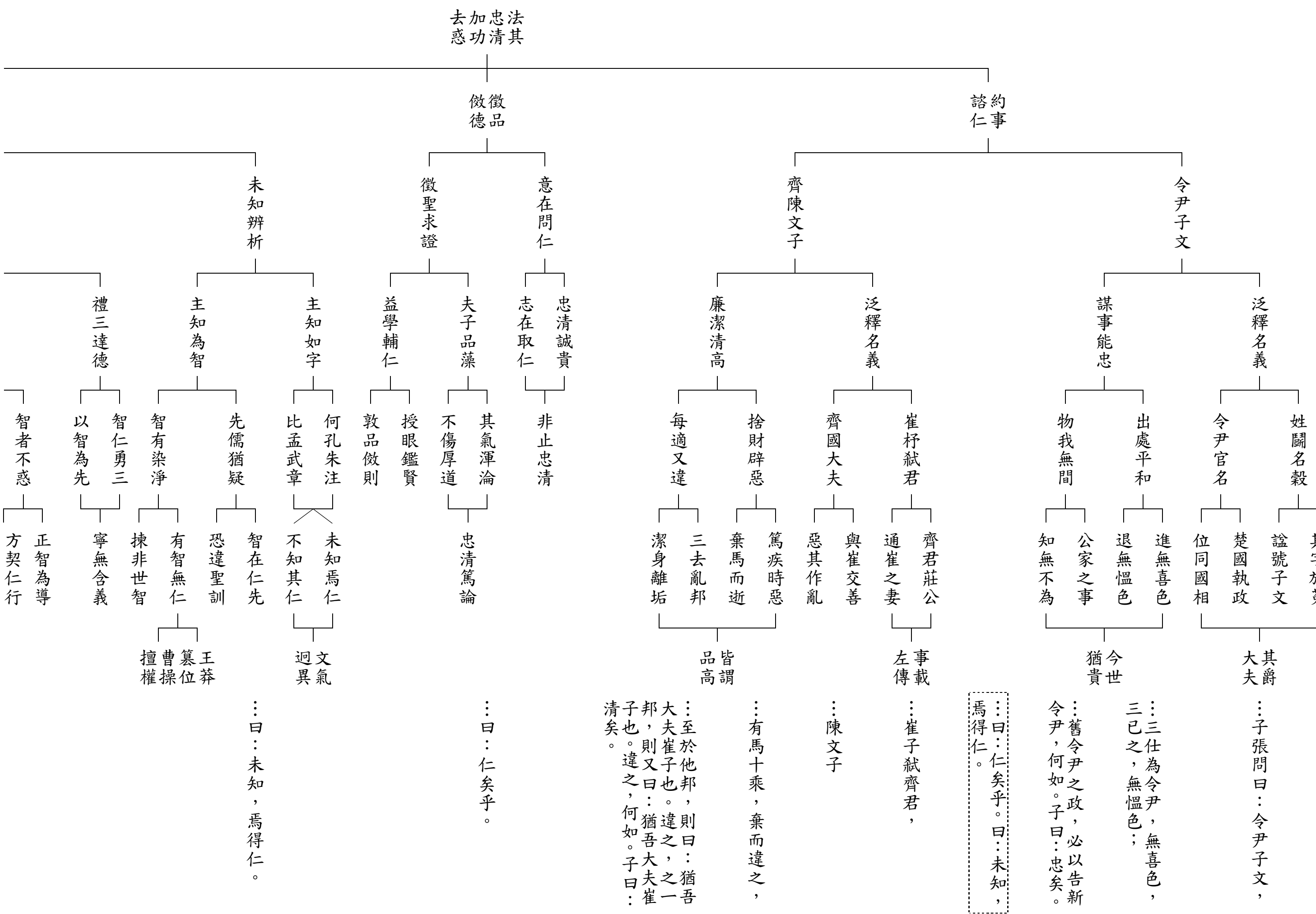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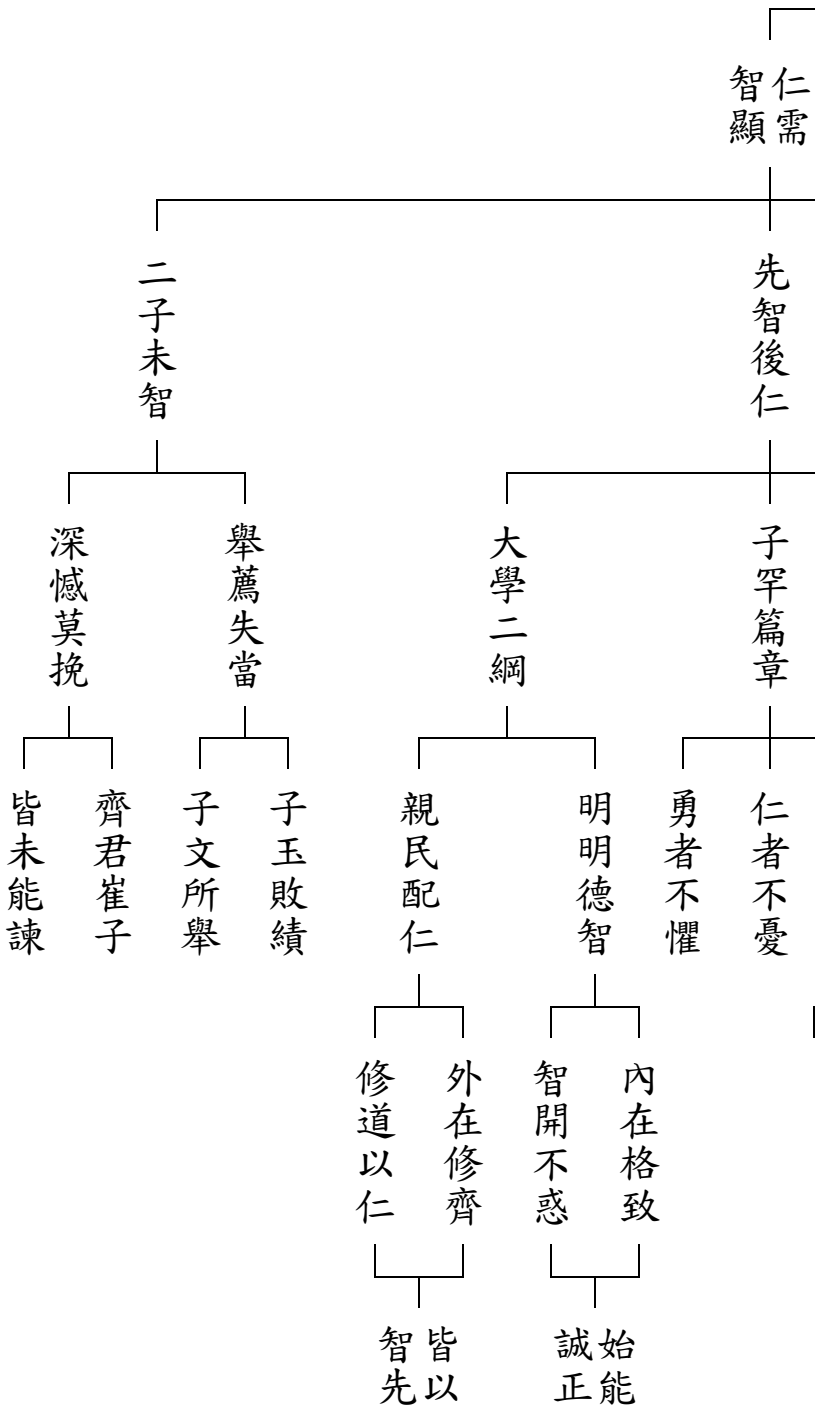
尹會一《讀書筆記》：「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身心性情作止語默，無時無處而不悔過遷善，是乃平時之所以為禱，不待疾病而後然也。聖人之言，至為切實，勿徒作拒子路之辭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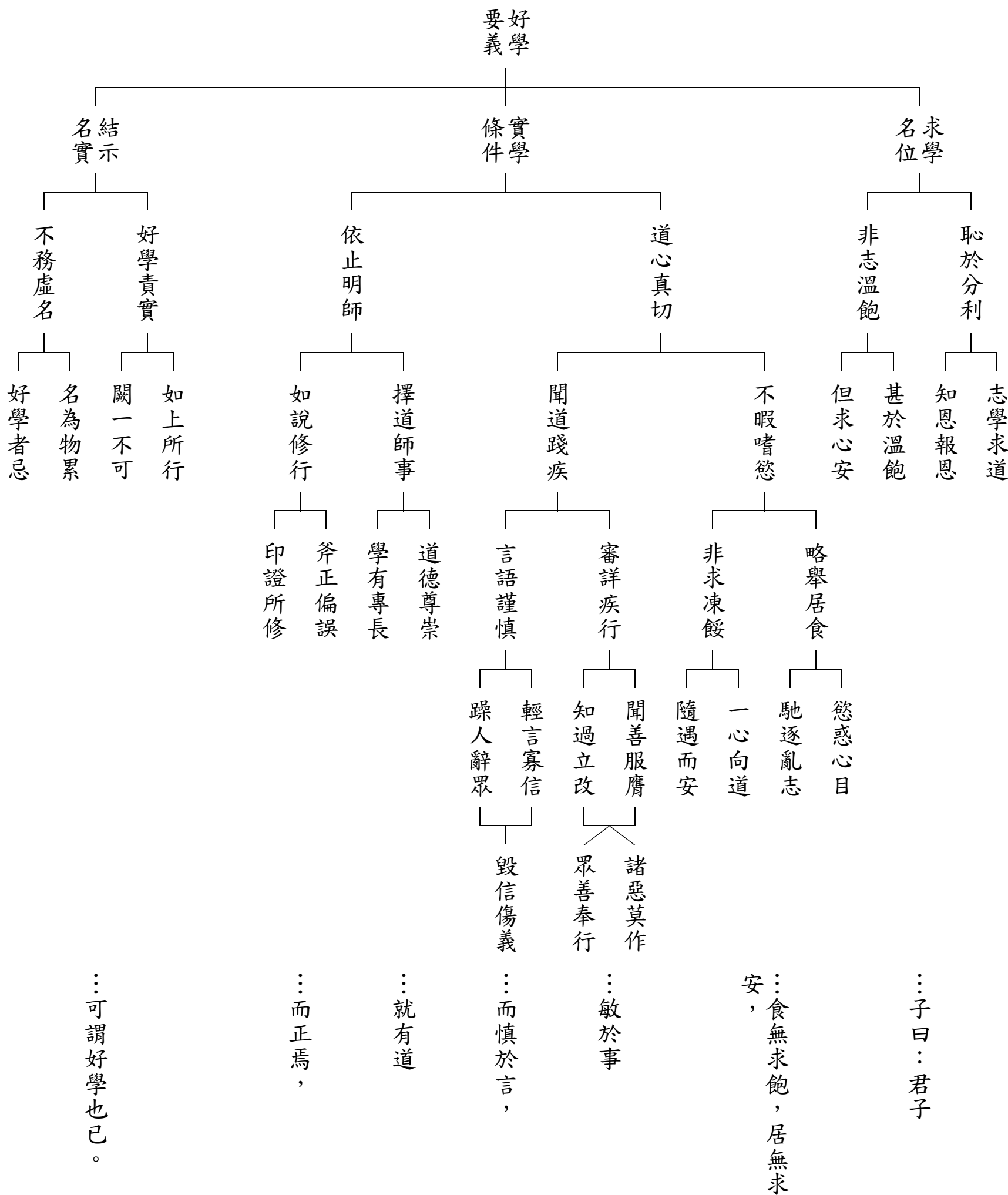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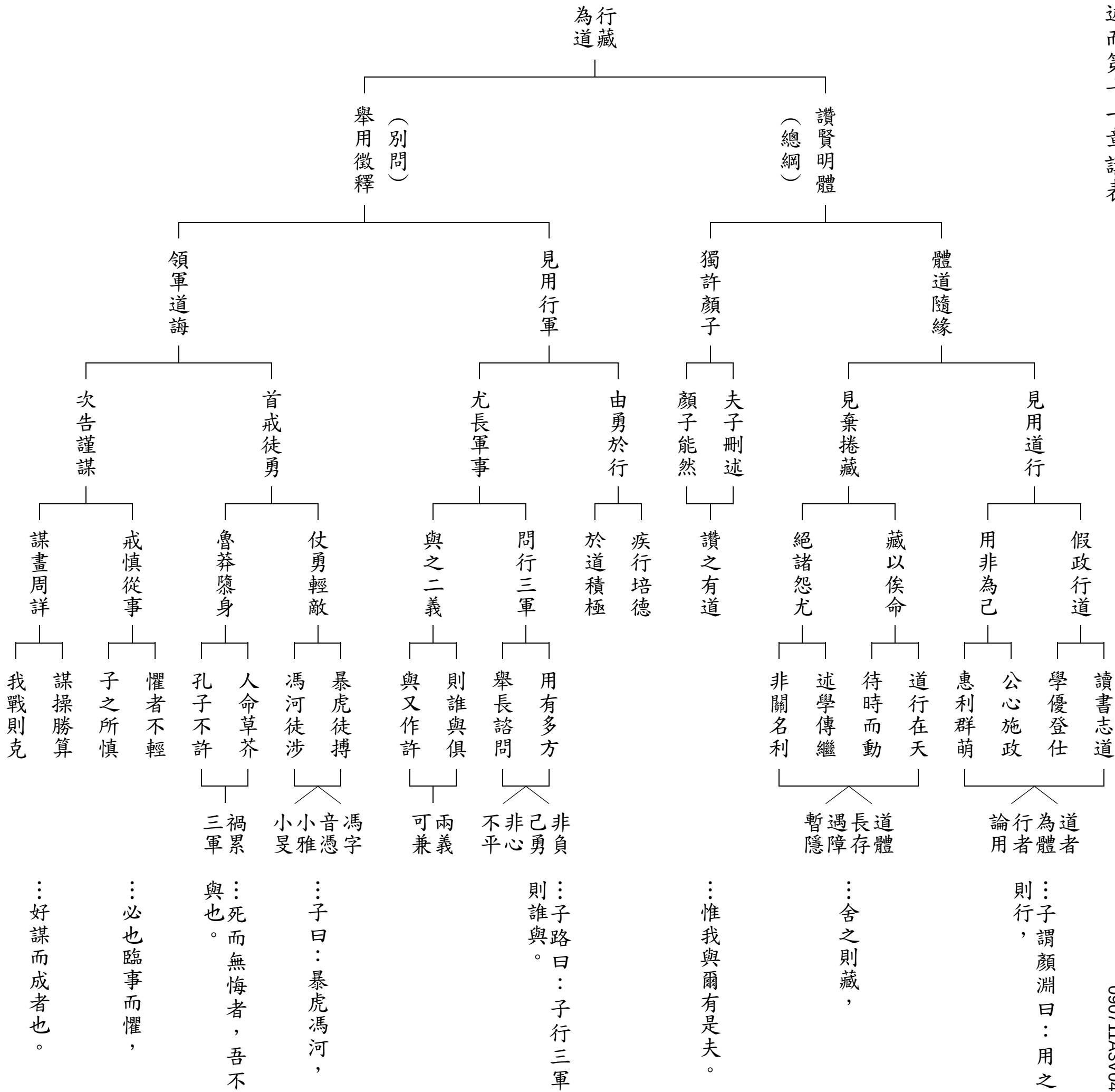


註：雪公講義按，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一章。舉三仕三已等相問。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何晏、孔安國、朱考亭，皆以知音如字。有焉得二字。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其仁也。語氣有異。然班固、王充、鄭康成、顏師古等，皆以知作知音。加焉得二字，與直云不知，分明各異矣。

主智音者，似以智仁有先後之別。顏曰：智雖利物，不如仁所濟遠。班氏則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論衡》云：智與仁不相干。五行之道，不相須而成。班書《古今人表》所列九品，智人下仁人一等。是恐先智後仁，有違聖訓也。

竊按《禮記中庸》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論語》子罕篇：「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三經文，皆以智字開端，統為孔子之說。其中寧無含義，有何不敢依述。再《禮大學》篇，明德新民兩綱，各有四目。內在格致，智也。外在修齊，仁也。經云：「智者不惑。」既不惑矣，始能意誠心正。又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既仁為孝弟之本，而後齊治平，自可推而進之。是無不以智為先也。





註一：

《春秋穀梁傳》：「善為國者不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江熙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善師者不陳師眾素嚴，不須耀軍列

陳。江熙曰：上兵伐謀，何乃至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民盡其

命，無奔背散亡者也。江熙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

註二：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疾之甚，禍且作。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善用果而已已者休也，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自尊大，果而勿伐誇耀，果而勿驕。果而不

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物壯甚易老，恃壯而過動者，易傷，況強兵乎，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絕也。夫佳兵用兵之最精巧

者者，不祥之器，物造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右乃凶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其心和平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造物

或惡，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司殺之重者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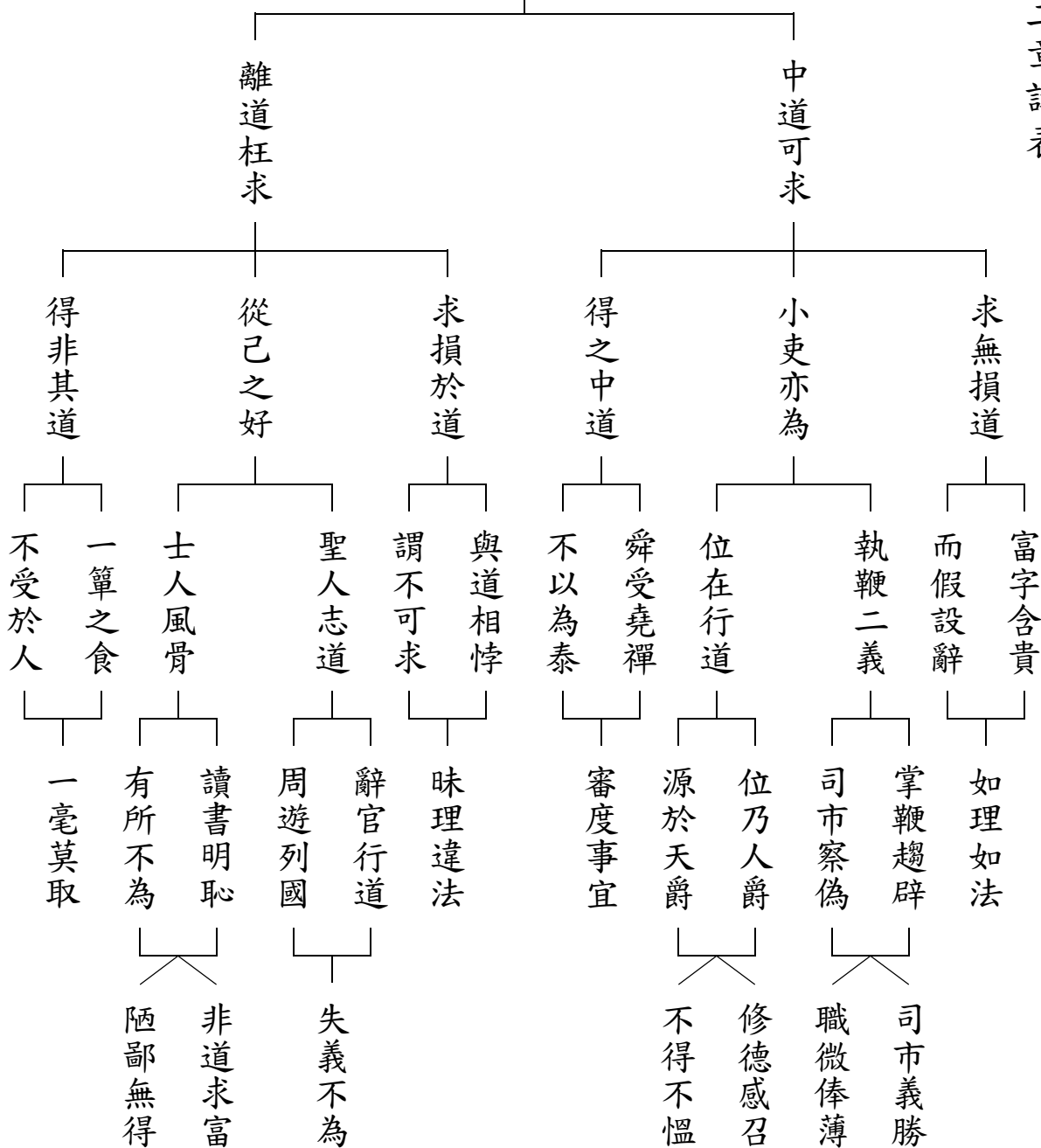
：子曰：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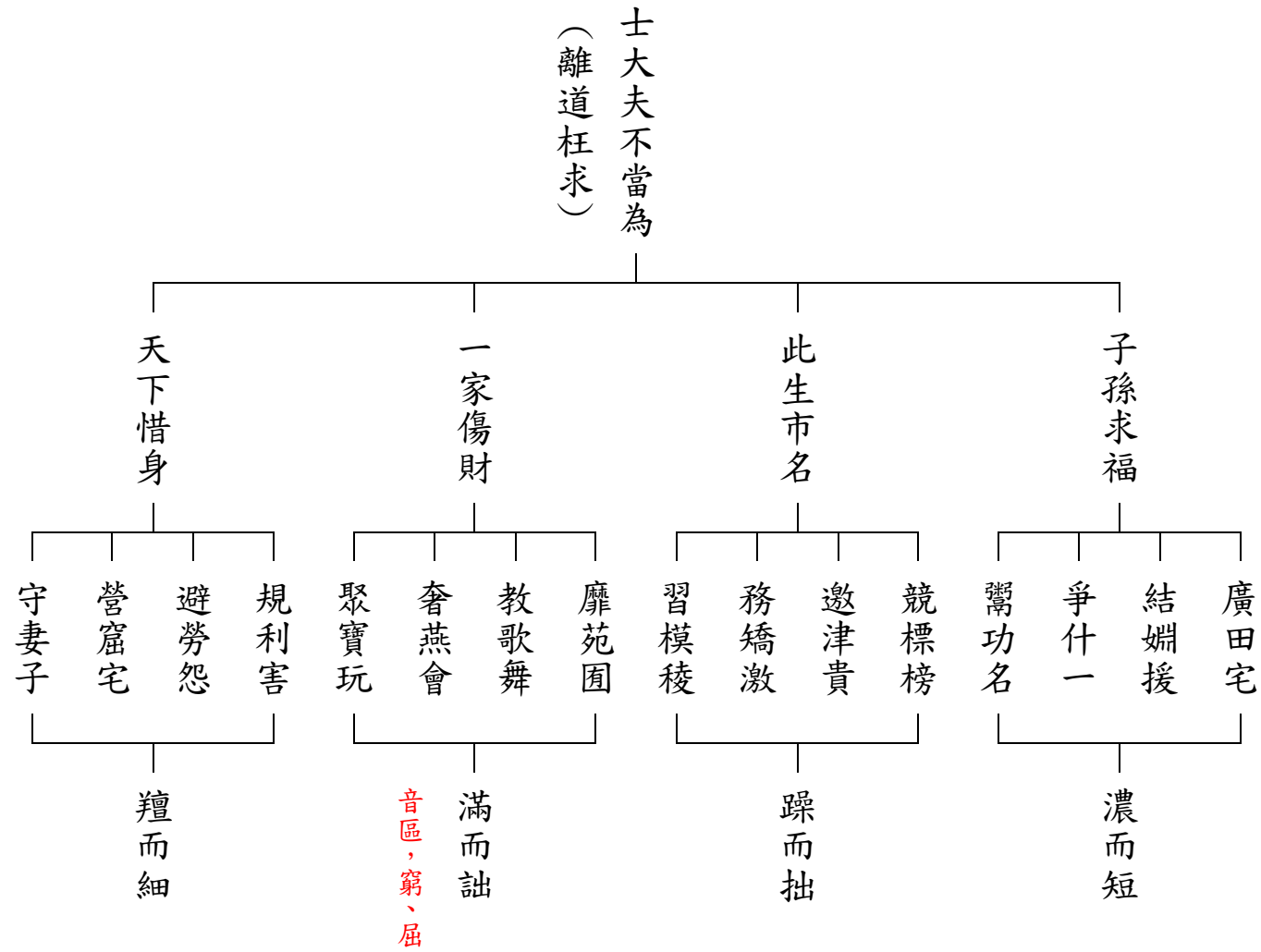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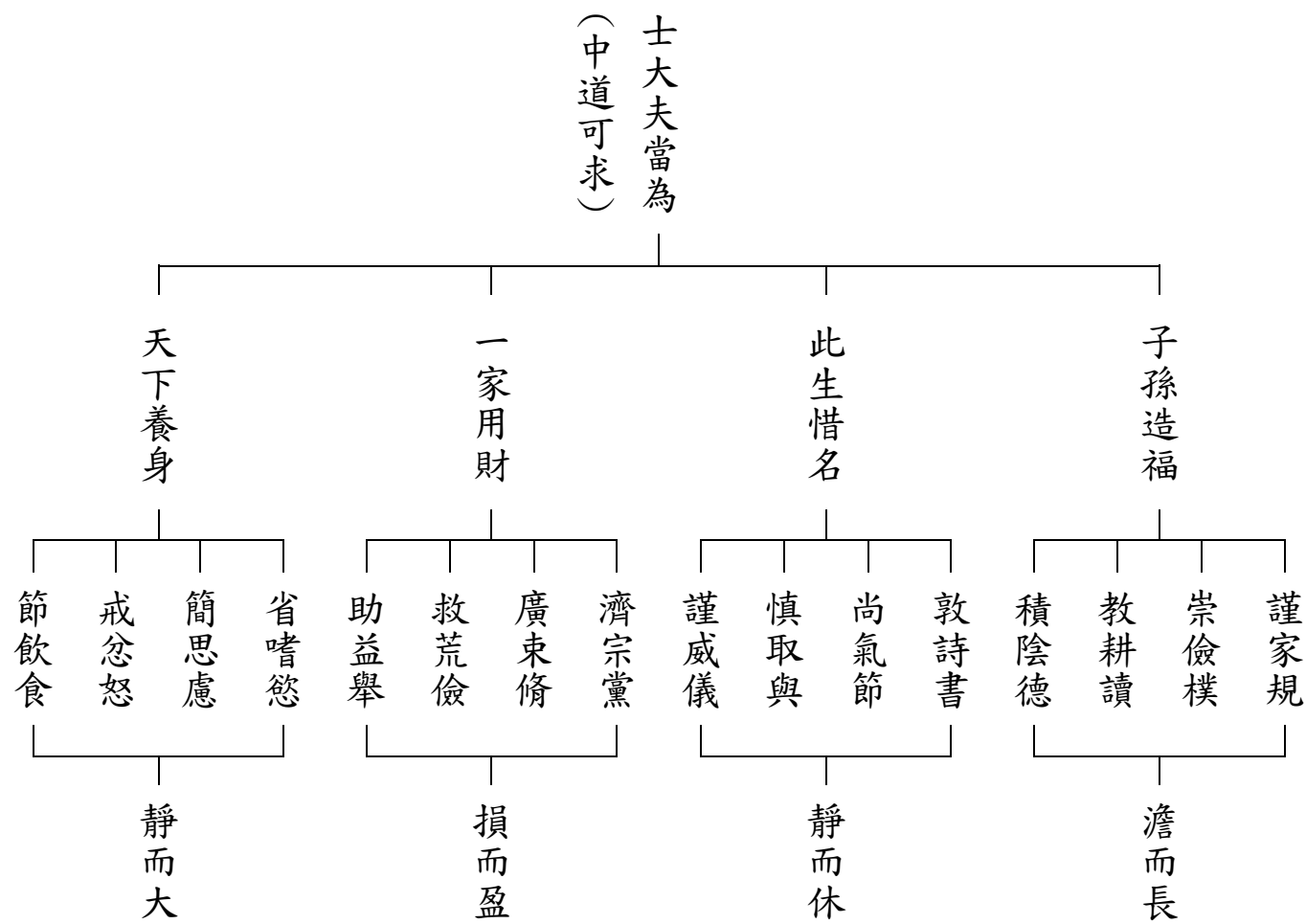
：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道合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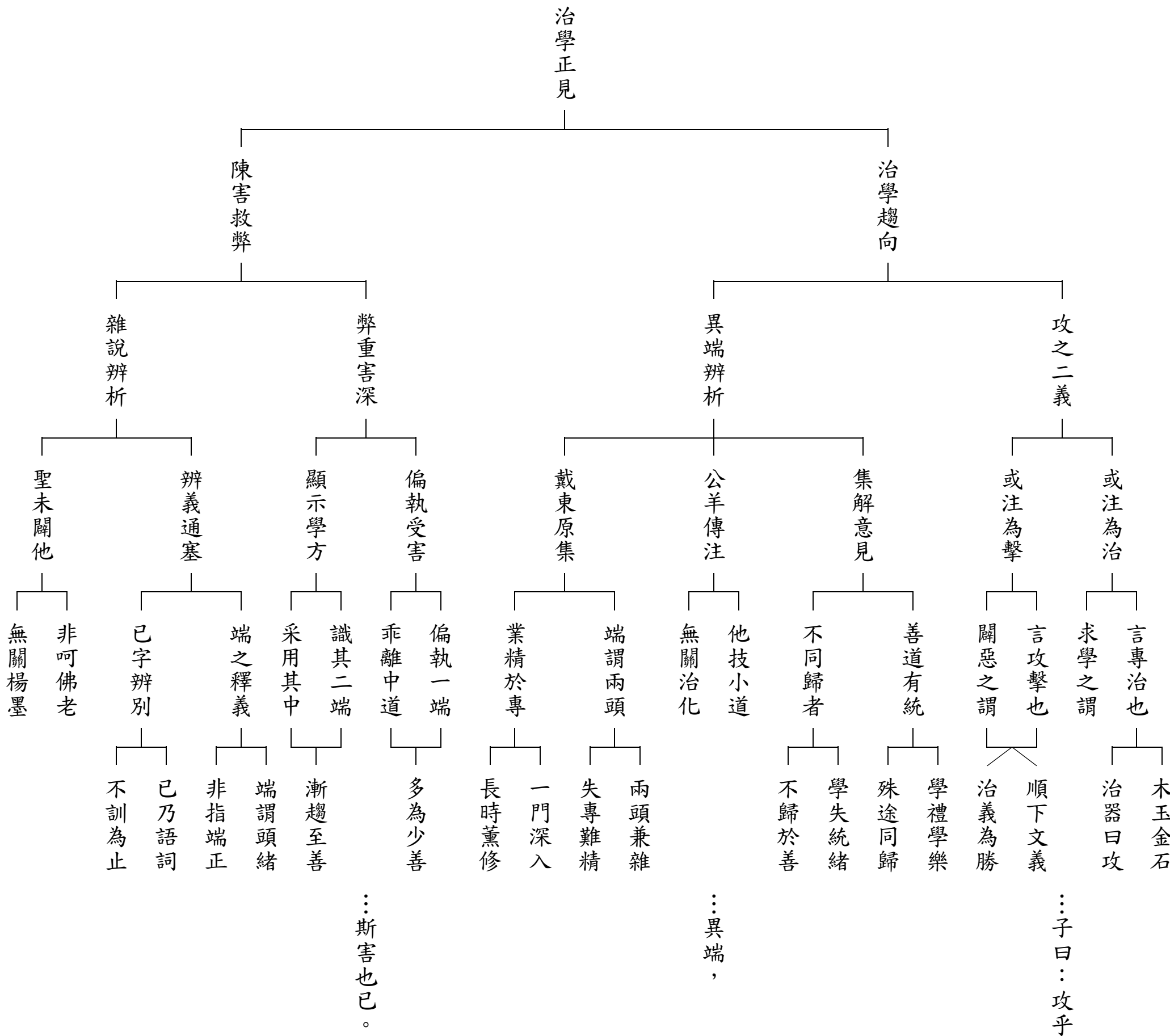


註：錢坫《論語後錄》云：「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市者入也，入則胥守門察偽詐執鞭度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耳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為長。」



陳弘謀先生云：四箴所云當為者，即孟子所云求在我者也。不當為者，即孟子所云求在外者也。迹雖近似，義實相妨。今一一臚列之，互舉之，是非公私，顯然可見矣。

憶余為諸生時，於官齋屏壁間，曾見此箴，覺有悚於心，而未知其言之切而中也。比來閱歷仕途，深嘗世故。每見士大夫，往往於此四者辨之不明。遂至誤入歧途，貽悔末路。益服先輩格言，切中世病，足發深省。而愧前此失於體認，草草讀過也。然則思齊內省，為所當為，不為所不當為。願世之君子共勉之。



註：《集注》：范氏曰：攻專治也。如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焦氏筆乘》：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異同。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也。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不攻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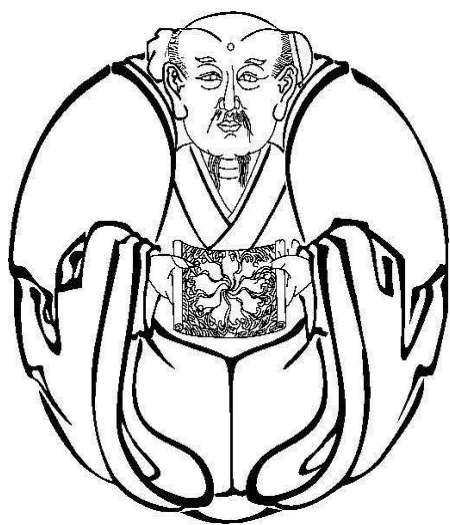
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案程子以佛氏之言，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宋儒作偽之言，不可為訓。聖量至廣，無所不容，彼楊墨之見距，以其為孟子也，後儒無孔孟之學，釋氏之緒餘借指事物之殘餘或主體之外所剩餘者，而反以闢佛自鳴，以為直接道統，其無乃太不自量耶。

雪廬老人按語：自范氏謂異端非聖人之道，如楊墨是也。程朱遂以佛為異端，而改《論語》以前之解。以後紛爭甚繁矣。

註一：

《論語足徵記》：《春秋》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解詁曰：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篇鄭注義同。《顏氏家訓》省事篇：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不成技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跡未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某博鮮卑語，煎胡桃油煉錫為銀，如此之類，略為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顏氏此言正與何氏之言相發明，是異端者猶書禮之他技，此經之多能。多能乃聖人之事，常人而務多能，必至一無所能，無根本智之故。是故斷斷無他者，不攻異端之益也，多為少善者，攻乎異端之害也。……昌黎遂以異端與佛老並言，朱注乃證明其義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案夫子之時，楊墨未生，何由知之，孟子之闢楊墨雖廣為之目曰邪說，曰詖行，曰淫辭，而不謂之異端，則異端非楊墨之謂也。孫弈《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則害人者自止。此說亦非也。阮公《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作也已矣，三字連文，皆語辭，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例同，可徵已字不得訓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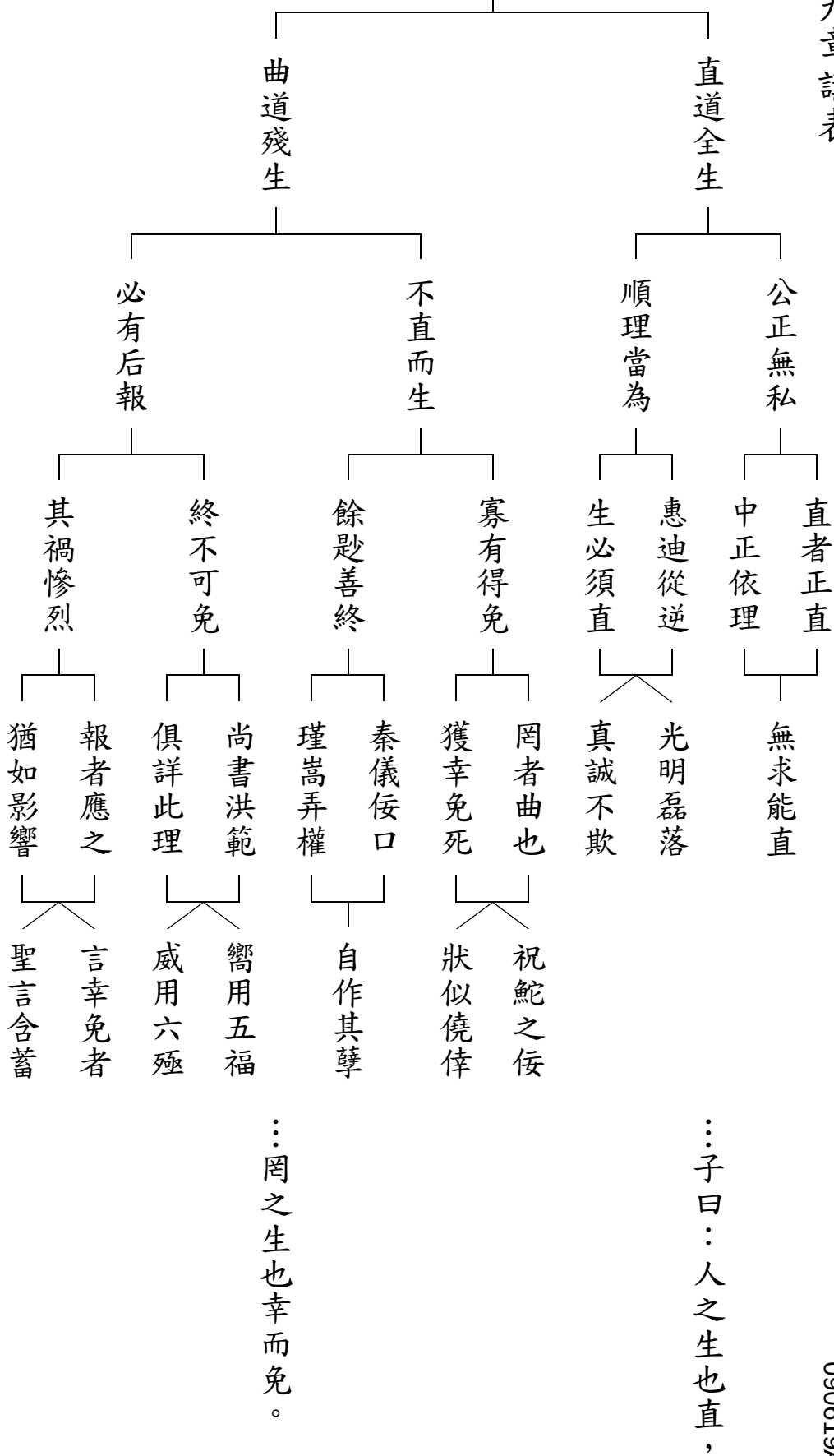
註二：



《混元三教九流圖贊》
 佛教見性，道教保命，儒教明倫，網常是正。
 農流務本，墨流備世，名流責實，法流輔制，
 從橫對應，小說咨詢，陰陽順天，醫流原人，
 雜流兼通，述而不作，博者難精，精者未博，
 日月三光，金玉五穀，心身皮膚，鼻口耳目，
 為善殊塗，咸歸於治，曲士偏執，黨同排異，
 母慮多歧，各有所施，要在圓融，一以貫之，
 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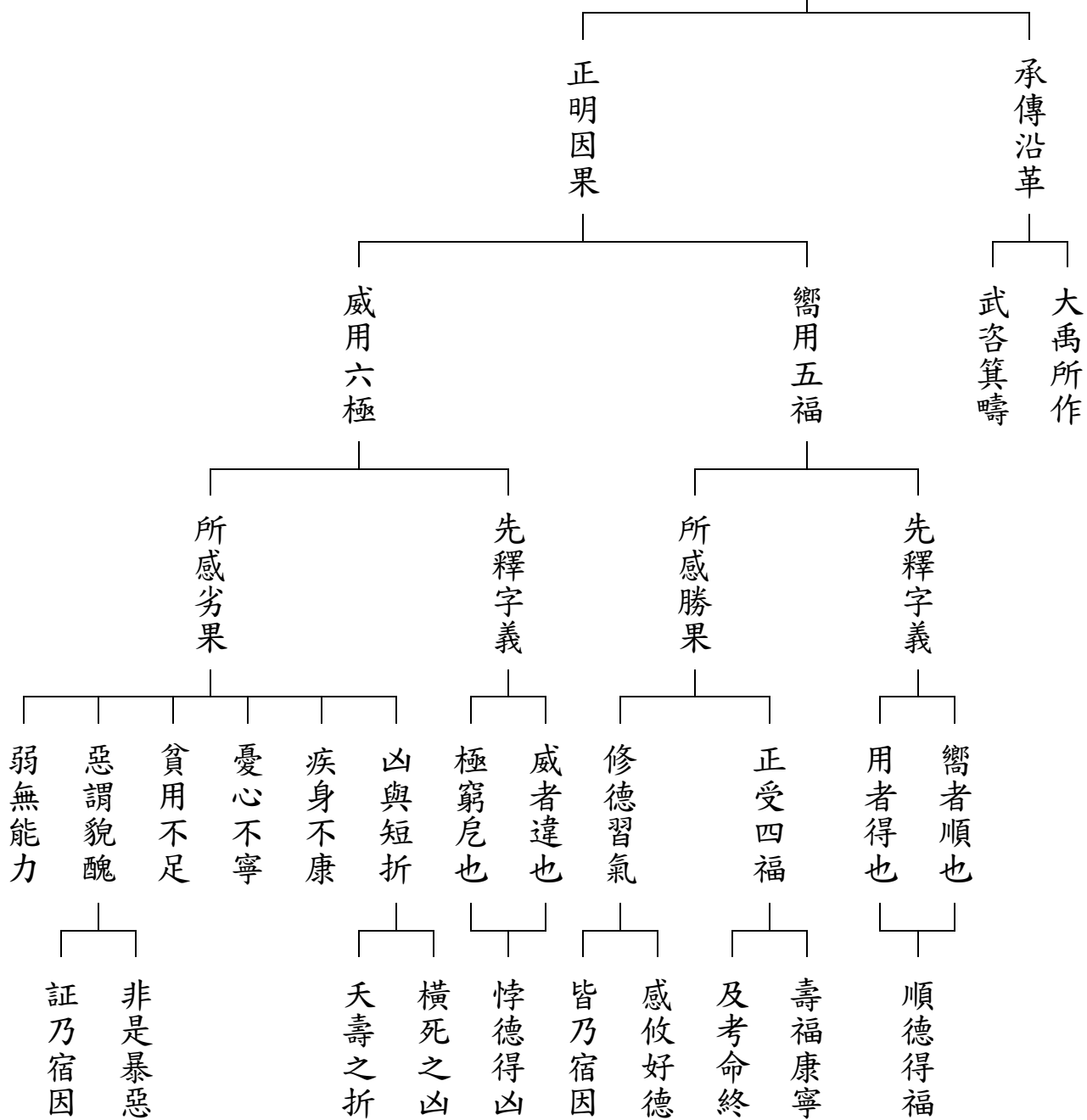
註三：
 物惡獨勝：「物」謂天地萬物。獨勝之心行，必然感應一切萬象之厭惡。故知，凡是由人貪、瞋、癡、慢所生之獨大、獨尊、獨善、獨美、獨榮、獨存，皆違逆性德，非順自然運作規律，故天與厭之也。物好共榮：天地萬物之所好，為共存、共榮、共善、共美、同大、同尊、同勝。諸佛證知天地萬物，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同一法性，自他不二，是應和睦相處，平等對待，互作勝緣，即是極樂國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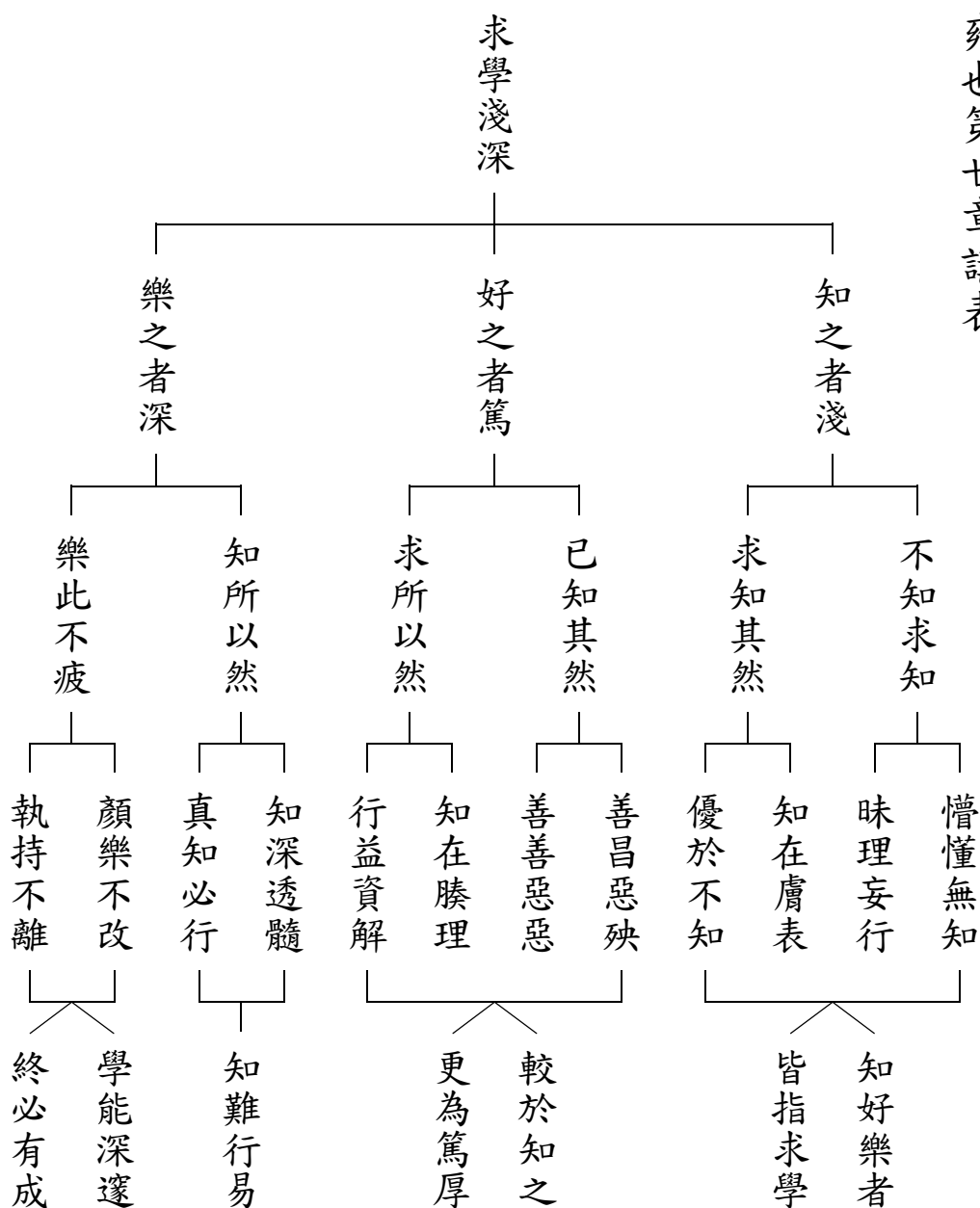
曲直必報



註：
《尚書洪範》：「王武王訪於箕子。……箕子乃言……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命終。
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語云：「為善必昌，為善不昌，其祖先必有餘殃，殃盡必昌；為惡必殃，為惡不殃，其祖先必有餘昌，昌盡必殃。」

洪範五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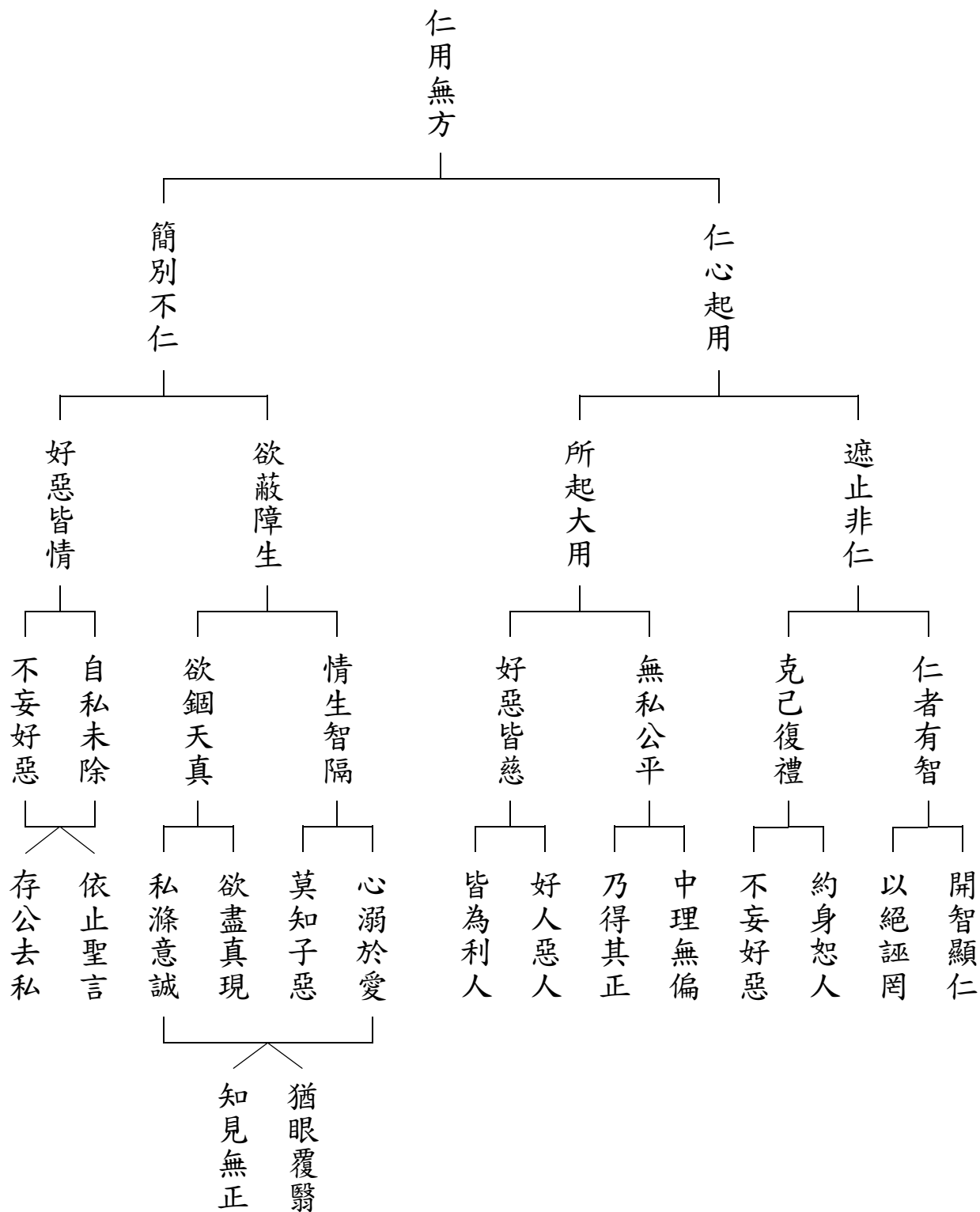




…子曰：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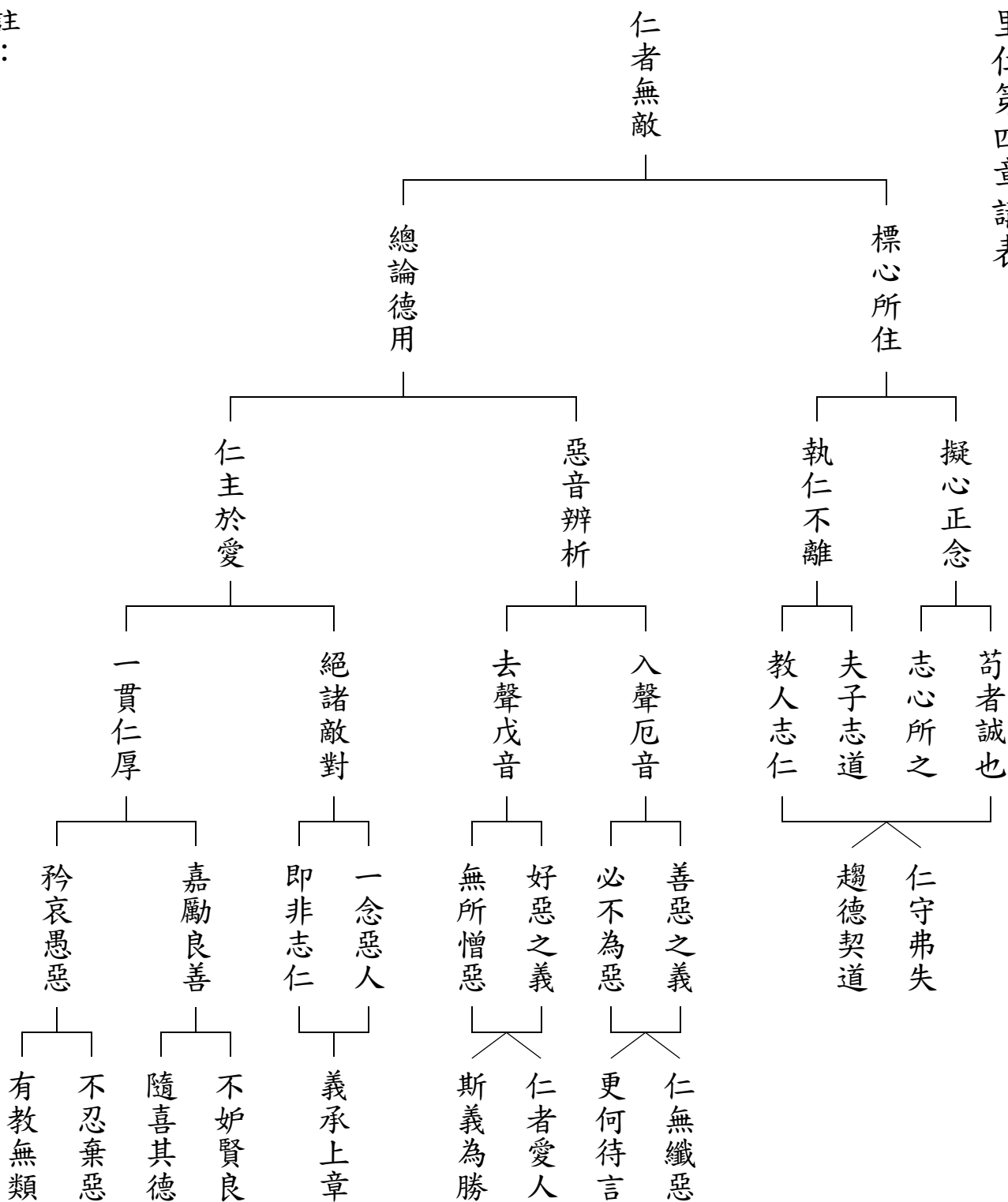


…能好人，能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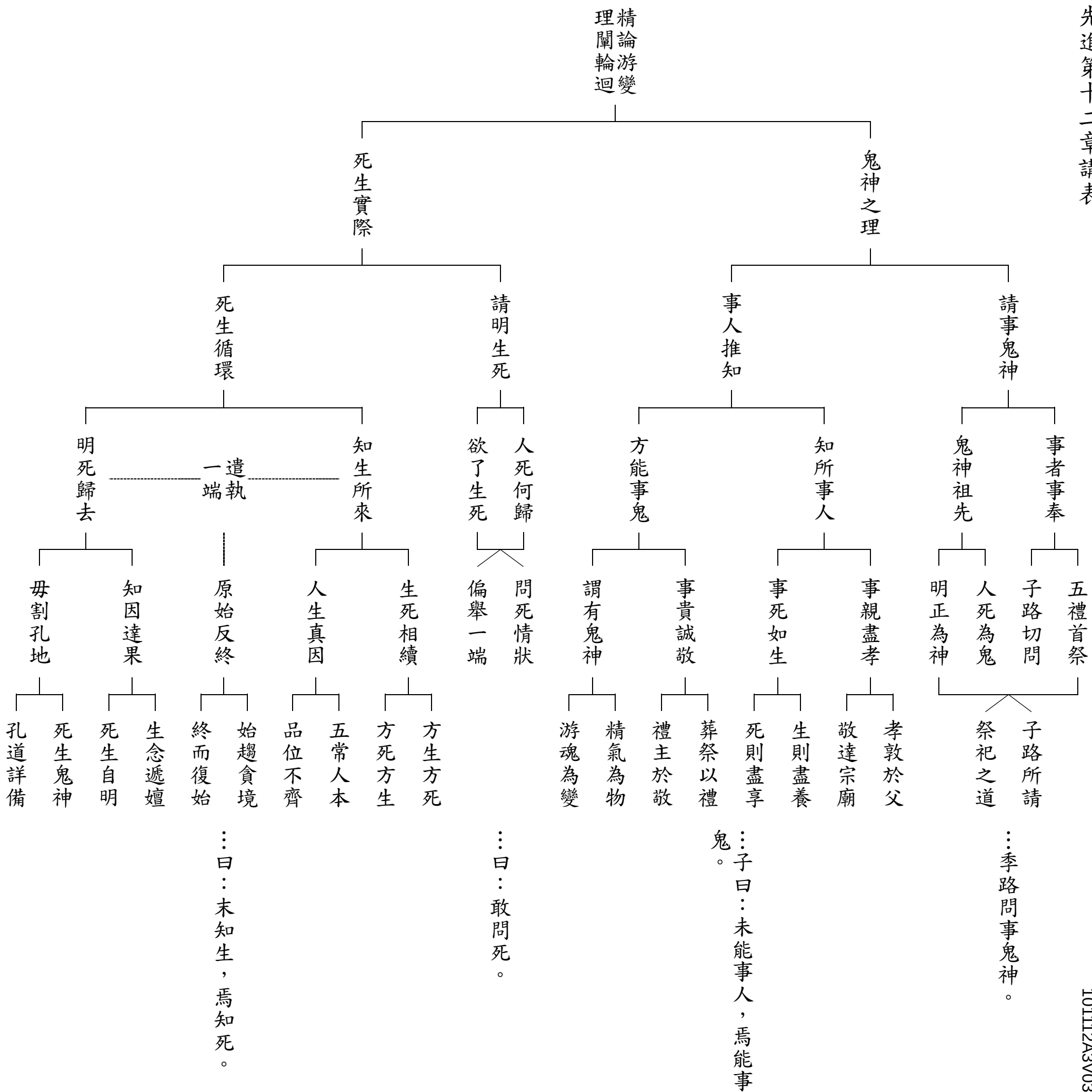
…子曰：唯仁者，

…子曰：苟志於仁，

…無惡也。



註：
釋氏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本同一性，絕諸對待。



◎康有為《論語注》云：《易》曰：「原始則知游魂趣入陰陽交合之境，始有生命反終既有生命之始，必有生命之終。終而復始，死後又生，猶如長流，永遠不斷。」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終，通乎晝夜，言輪迴也。死於此者，復生於彼。人死為鬼，復生為人，皆輪迴為之。若能知生所自來，即知死所歸去。若能盡人事，即能盡鬼事。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語至元妙超脫。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大愚也。蓋萬千輪迴，無時可免。以為人故只盡人事，既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從事魂靈。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即已聞道不死，故朝聞道夕死可也。孔子之道，無不有死生鬼神，《易》理至詳。而後人以佛言即避去，必大割孔地而後止。千古大愚，無有如此，今附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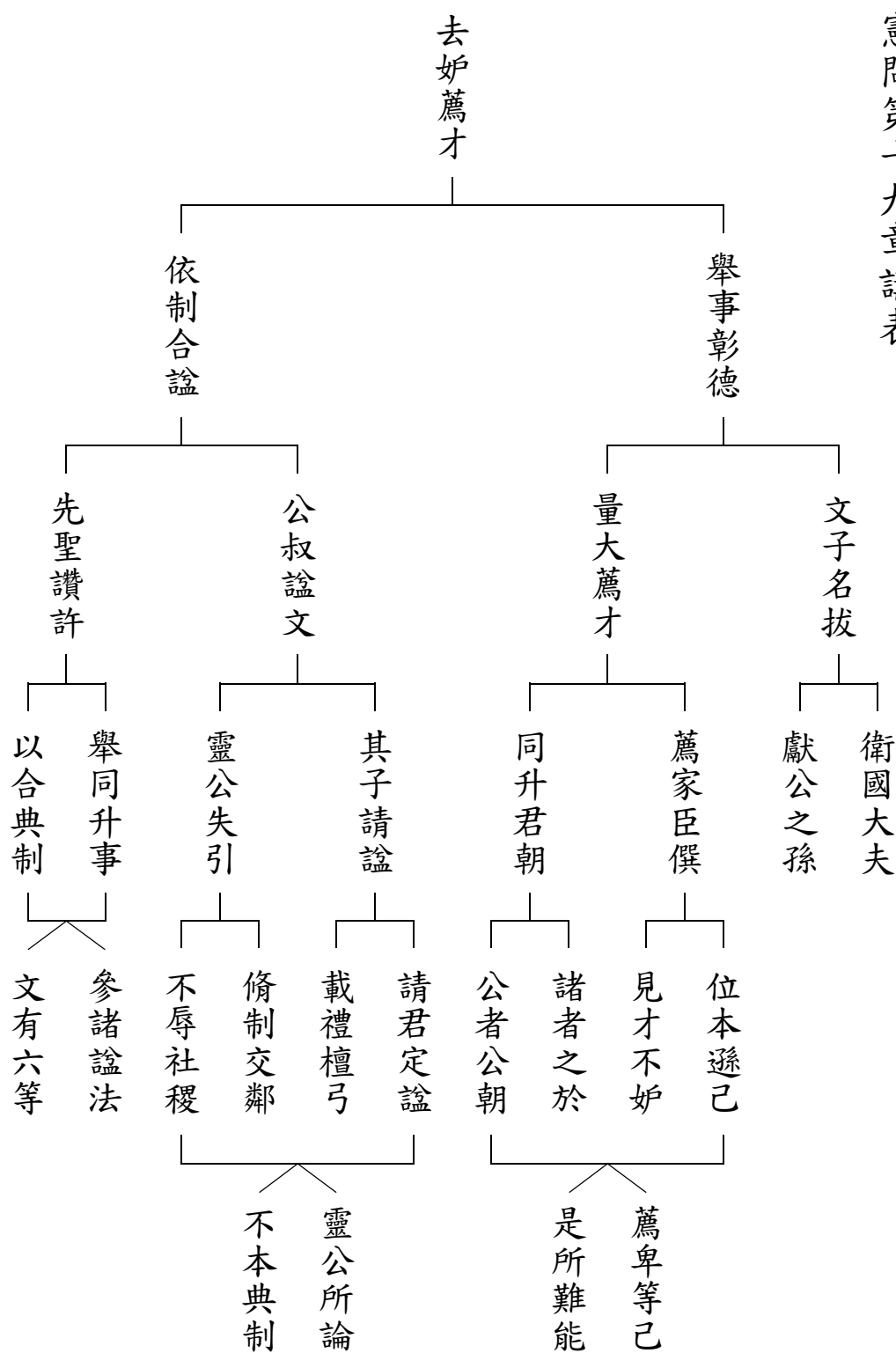
※徐醒民老師《讀易簡說生死流變》(節)

就事實說，吾人生命始於父母陰陽交合之際，自己的游魂投入母胎，藉父母的精氣而成身形，即「精氣為物」之義，此稱為生。吾人生命終於身體衰老，陰陽分離，由此魂失其所，此稱為死。魂既失所，再為游魂，再遇陰陽交合，而感氣分相投，又是一生之始，此即「游魂為變」之義。游魂為變是死生之際的一大轉變，但這轉變後的新生命不一定是人生，這要看他生前是何居心而定，居心在人可以仍舊為人，居心在鬼神，在其他動物，則為鬼神或其他動物。

……研讀《繫傳》，了解卦爻中的死生游魂之義，就應該正視多生以來的生死大問題，進而探求解決之道，這才合乎聖人作《易》的本旨。解決生死問題，必須了解生死來源，始能對治。昔日子路問死，孔子答復：「未知生，焉知死。」此意是說，知死必須知生。生死相待而起，如果尚未知生，何能真正知死。欲能知生知死，唯須原始反終。原始，則知游魂趣入陰陽交合之境，始有生命。反終，既有生命之始，必有生命之終。終而復始，死後又生，猶如長流，水達不斷。所以《繫辭》不說生死，而說死生，即合生死不斷之義。誠欲了斷生死，則須解決游魂趣境的問題。游魂趣境是多生貪愛的習氣使然，遇境不由自主，必與所遇之境氣分相投而趣入。解決之道，唯在生前轉變心理，去其貪愛之心。此心去之實難，更須如孔氏《正義》所說的「原窮事物之初始。」原窮到極處，就是要研究「太極生兩儀」的意義，以明無生之理，方能徹底解決。太極是自心之本體，寂然不動，本來無生，其生兩儀，只是生起陰陽相對的概念而已，這是假說的生。生既是假，死又何嘗是真實。其實只有太極的一真本體，明此本體，則明無生，無生則無死。

這是真正能知生死，唯有其知生死，方能了斷生死。學《易》首須了解真假，然後即須捨假歸真。所謂假，即自陰陽兩儀以下，四象、八卦、六爻之位，一切皆是。所謂真，唯是太極。捨假歸真，不是離開兩儀四象八卦六位，而是就兩儀四象八卦六位認取太極。太極是體，兩儀以下一切是相。相假體真，不取假相，就是歸真。猶如水之與波不能分離，只要不取波相，不隨波逐流，當下即是見水。如此終日研讀卦爻，即是終日研讀宇宙萬有，終日不取萬有假相，終日所見無非太極。修學聖人由此可以成就，生死游魂問題自然化為烏有。

《劉氏正義》：「《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為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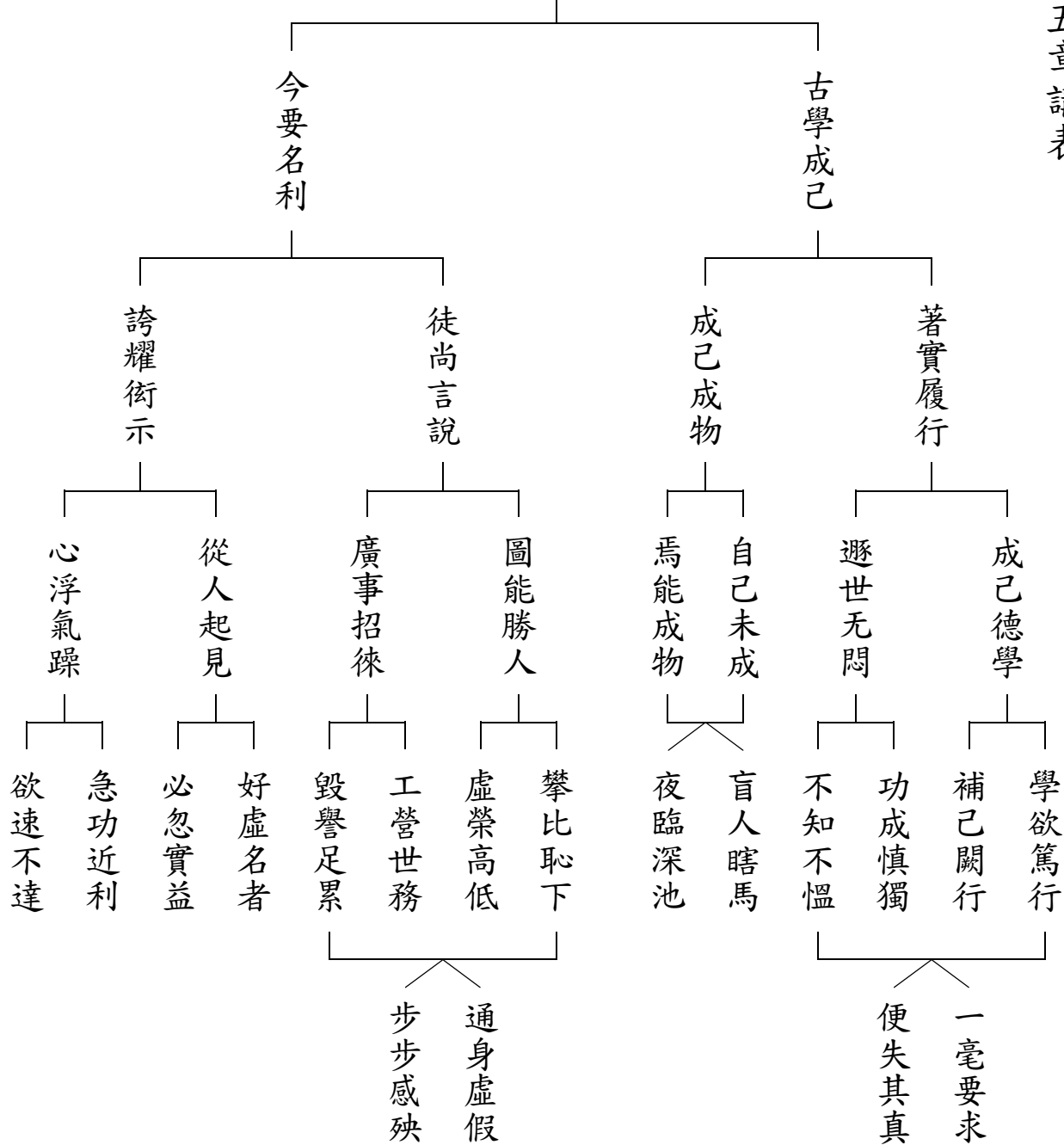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註一：《四書困勉錄》引吳因之曰：「人臣之病有二，一忌後來之賢此後功名出我之上；一自尊卑人，不肯與若輩同列，此皆曖昧私情。文子休休寬容貌有大臣風度，光明俊偉，故曰可以為文。」

註二：《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

效古務實



…今之學者為人。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